

廣
事
類
賦

廣事類賦卷第十七

錫山華希閔芋園著

門人尤世紳邦英 森

胞弟 希閔黃圃重訂

戚族部

夫婦

生子

舅甥

夫婦

詩稱偕老

詩見

易著家人

易見

三從有訓

禮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

四德宜循

世說許允婦既備尉之女奇醜交禮竟許見婦即欲出因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幾答

日新婦所乏者容耳士有百行君有幾許曰皆備婦

日百行以德爲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慙

色遂相敬重 賢思戒且詩見 索忌司晨見書 無嫌葑

德謂工容言德也 既同牢而合卺禮見 當弋雁而鼓琴

非式薦蔡蘋

並見詩

見 綢繆義切

詩見 依儷情深左傳齊侯請繼室于者謀

夫婦

三

有伉儷君有岸

命惠莫大焉

初內則之無忝後內則禮記篇自中

饋之稱能

見易女史憲施於

不聞嗃嗃易每喚卿卿

世說王戎婦常呼戎卿戎曰婦人卿稱禮為不敬後

勿復爾婦曰親將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復卿

卿試舉梁鴻之案後漢書梁鴻字伯鸞家貧節介

白擇對不嫁父母問其故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

聞而聘之始以裝飾入門後乃更椎髻著布裙操作

而前鴻曰此真梁鴻妻也字之曰德輝各孟光至吳

依舉伯通居廡下為人質魯每歸妻為具食不敢於

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異之曰彼且看冀缺之耕

情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

左傳季曰使過冀見冀缺耦其妻飽之敬相待如賓

與之歸言于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

治民君

每下床而笞拜

後漢書樊英有疾妻遣奴婢

請用之

之英曰妻齊也

儼整服而如賓

世說何曾聞門

奉祭禮無不答

樂髮幸之好與妻相見

正衣冠相待如賓

已南

亦聞

向妻再拜上酒酬酢既畢便出一歲不過再三

亦聞

避世老萊

列女傳老萊子耕于蒙山之陽楚王駕至其門曰守國之孤願見先生老萊曰諾妻

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以鞭箠可授以官祿

者可隨以斧鉞今先生食人酒肉受人官祿爲人所

制也妾不能爲人所制委巷

而老萊子乃隨之而隱

辭榮北郭

莊王聘北郭

或穿墉以窺賓

山公

與嵇阮契合金蘭妻韓氏覺公與二人異于常交謂

公曰負羈之妻亦親觀狐趙意欲窺之可乎他日二

人來勸公留宿具酒食夜穿墉以視之遂且忘返公

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殊不如正當以度量相來

耳公曰伊輩亦

或斷機而最學

後漢書樂羊子遠尋

常以我度爲勝

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他異也妻乃引刀趨機

而言曰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以就懿德若中道

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

挽鹿車以何勞

後漢書鮑宣

子感其言復還業

送資賸甚盛宜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

不敢當禮少君乃悉歸侍御服飾更着短布裳與宜

其提鹿車歸葬其拜姑禮卧牛衣而亦樂漢王章

長安疾病無被卧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之

厄不自微昂乃賈大夫之射雉未足歡娛左傳買大

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百里奚之烹雌何嫌寂

卓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百里奚之烹雌何嫌寂

寘風俗通百里奚為秦相堂上作樂所賃滌婦自言

烹伏雌炊屢屨今日富貴忘我為奚又有殺蠶妾以

決謀者謀于桑下蠶妾聞之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

告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捐遺金以成潔

吾殺之矣乃與子犯謀醉而遺之者捐遺金以成潔

後漢書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

遺求利以汚其行乎羊知公子之必興左傳晉公子

子大慙乃捐金于野知公子之必興左傳晉公子

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

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于諸侯得志于諸侯而

誅無禮者曹其首識賊臣之宜絕通鑑侯敏素語

也子盍早自貳焉日將敗君宜遠之當及時以圖功名

俊臣怒敗之後俊臣敗敏獨免唐書薛仁貴妻柳氏曰夫有高世之才要須遇時乃

發今天子自征遼東求猛將此難得之時君盍圖功

名以毋貪富而害家國列女傳陶名譽不

自顯大是謂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投數騎以拔圍

今夫子貪富務大敗亡之徵見矣龍所圖妻軍將數騎拔出劉遐於萬人之中募死

士以拒敵合璧建中末李希烈謀襲陳州李侃為頭

地皆賊地也倉庫府庫皆其積也百姓無辭執爨之

皆其賊士也請募死士固守賊遂去勞晉書宣帝初辭魏武之命託以風痺常服書過暴

勞兩不覺自起收之家惟一婢見之張后懼事泄乃

手殺之以滅口寧惜負薪之力合璧吳隱之為晉至

若畫眉京兆

漢書張敞為京兆尹為婦畫眉長安中

傳張京兆眉嬾有司以奏敞上問之對

谷子

日臣開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

三

焚體荀耶

於書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

精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織機中之錦

出庭中自取冷運以身熨之

蕙字若蘭善屬文苻堅時相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

蘇氏思之織錦為題文璇圖詩以寄洎宛轉循環讀

之詞甚彈陌上之桑

古今注陌上桑者秦氏女名羅

之置酒欲奪焉羅敷乃彈箏作陌上桑之歌以

自明其辭有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之句

釵於徐淑

徐淑答夫秦嘉書未奉光儀則寶釵感破

鏡於樂昌

古今詩話陳太子舍人徐德言尚樂昌公

家倘情緣未斷尚冀相見乃破一鏡各持其半約離

別後以上元日賣於都市及陳亡其妻果為楊越公

所得德言至京訪之至上元日有老蒼頭賣半鏡者

德言出其半合之乃題詩其上曰鏡與人俱去鏡歸

人未歸無復姪娥影空留明月輝樂昌得詩

悲泣不已越公知之愴然召德言還其妻

新衣可

着

世說桓冲不好着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輿之大

恣惟使持去婦更持還傳語云衣不經新何由得

故冲大故劍寧忘

漢書宣帝與許后起徵賦及即位公卿議更立后帝乃詔求徵特放

笑大之知指無論縑素

古詩新人工織素故人工織素後漢書光武姊湖陽公主新

立許為皇后

素縑素後漢書光武姊湖陽公主新

將縑來比素忍棄糟糠

後漢書光武姊湖陽公主新

富易妻人故忍棄糟糠

後漢書光武姊湖陽公主新

精練之妻不下堂帝顧主日事不諧矣更聞費不下

後漢書光武姊湖陽公主新

機妻不下機嫂不為炊

唐書李益與李賀

閑妻妾過甚有散灰局

唐書李益與李賀

怨白頭之卓女

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人女

乃河魁致大監之驚

荆湖近事李戴仁性迂緩妻問

與則見忽一夕聞扣戶聲小監報縣君欲見大監戴

荆湖近事李戴仁性迂緩妻問

宜行事傳語縣君謝齋日于太常之怒

後漢書周滂

禁收送詔獄謝罪時人為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

後漢書周滂

妻一歲三百六十九日齋朱翁子曾愧負薪漢書朱買臣

好讀書常擔束薪行歌誦道中妻羞之求去買臣笑

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汝若自久待我

富貴報汝功妻悲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楊志堅便同

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

行路雲漢汝遠揚志堅居貧其妻索書求去志堅以

眉此去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時其妻持蒲州

刺史顏魯公求別適公判妻答二十任自改嫁楊志

堅秀才餽粟帛仍秋胡自與其行西京雜記漢杜陵

暑隨軍聞者悅服秋胡自與其行秋胡者能通尚書

善爲古篆字爲翟公所禮飲以兄女妻之或曰秋胡

已經發而失禮不可妻也曰今之秋胡非昔之秋胡

也許允漫嫌其婦見上四都無割肉之恩漢書東方

即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振劍割

肉饒去上令自責朔曰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

割肉查何壯也劍之不多又便有蒸梨之懼象通會

何廉也歸遺網君又何仁也

梨不熟齊眉之義何居見上反目之占如此見

出其妻

生子 附 變生 生女

蓬矢桑弧表男兒之壯志

禮男子生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又男子設

函于犀錢玉果落座客之華筵

蘇軾洗兒詞犀錢玉果利市平分落四座

兆卜熊羆之夢祥占崧嶽之篇

並見麟紱傳書聖人

出矣

拾遺記夫子未生時有麟吐書于闕里人家文云水精之子孫衰周而壽星故二龍遶室五

星降庭聖母賢明知為神異乃臍胎指樹老子生焉

以繡綬繫麟角信宿而麟去

瀨鄉記老子乘白鹿入母胎字手把十文神仙

口耳有三門鼻有雙柱足踏龜背

老子母扶李樹而生老子生

亦有夢叶長庚

而能言指李樹曰以此為

唐書李

長庚星入懷生名英物

書桓温生未葺温橋見之

而生遂名白生名英物

日此見有奇骨可試使啼及

開其聲曰真英物也父郎有緇稱

鎮西川有異人曰

君四十無子為公求之終南翠微寺有僧絕粒五十

年君遺以服玩受之則其嗣也果受之僧尋卒遂生

子字曰羽僧南史玉敬則母為女巫常謂又云縮那

得鳴鼓角人笑之日汝子得為丹山威鳳之毛見父

人吹鼓角可矣後封尋陽郡公

鳳毛更羨渥水麒麟之骨昌谷集韓退之云李賀之

超宗句注喜玉燕之來投天寶遺事張說母夢一玉燕自

有相後為訝靈禽之飛集南史徐陵母臧氏嘗夢五色雲

人橋以候沙門釋寶誌摩謝庭之玉樹芝蘭見叔姪

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

之良王氏之神仙宗伯真仙通鑑王遠知母夢彩雲

句注王氏之神仙宗伯靈鳳集身因有娠僧寶誌曰

生子當為少宗仙伯或身繞絳霄關令內傳尹喜

心通至道為少宗仙伯或身繞絳霄關令內傳尹喜

其菊蓬或神鋪金席林邑記東邑王陽邁其母懷之

生尹喜或神鋪金席詩序采苜婦必徵蘭於燕

上金光詠采苜於周南詩序采苜婦必徵蘭於燕

左傳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始夢天使與已蘭日以

為而子以蘭有國番人服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

與之蘭而御之日妾不才幸
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平
瑤環瑜珥真是佳兒

孫篇馬氏瑤虎豹鳳龍俱非凡質
見父子篇
虎而優龍句注

若和家三美
五代史和峴生時曾其父疑人翰林加
金紫知貢舉喜曰我生平美事三者非

集名曰盧氏添丁
盧同傳同生子名曰子有不凡之
添丁欲爲國持役也

號因仲舉句注兒聞如馨之稱
世說王淪美姿容嘗
覽鏡自照稱其父字

曰王文開那生如馨見即居貧帽敗
五色明珠初授

南唐近事樂史母夢異人授五
七枝香草齊生
傳西

色珠而生史後舉進士第一
樓中印綬
後漢書張奐爲

域有七枝秀草若羅漢聖樓中印綬
武威太守其妻

人生則此草生清淨之地
樓中印綬
武威太守其妻

復臨茲那既而生子猛以建安中爲武威太守
天際

旗鈴自天而墜其一鈴落入懷中心悸因有娠占者
曰必生石浮泗水
北史高琳母嘗濟泗濱見石光

浮磬之精若保之必生

盆墜流星

晉書桓元溫之孽子母馬氏嘗與同

令于俄而有孕生珠

華夜坐于月下見流星墜銅盆水中忽如二寸大珠

炯然明淨競以歌接取馬氏獨得而吞之遂有娠及

生元有光照室占者

奇之故小名曰靈寶楓生腹上唐書張志和母夢楓

賜遶吳門

吳書孫堅母懷妊堅夢腸出遶吳閭門寤而懼之以告鄰母鄰母曰安知非吉徵也

執香爐而生弘景

雲笈七籤陶弘景母夢日精在懷

遂生飛匹練而產虞生

後漢書虞延初生其上

為青箱傳業

宣室志沈約指其子謂陸喬曰此吾愛

傳吾之藍玉懷珍

江表傳諸葛瑾長子也少有才

孫權見而奇之謂瑾曰

不羨充閭之慶

晉書賈充字

藍田生玉真不虛也

須符跨竈之名

古今詩話吳瑤

生充言後當有充閭之慶故以為名字焉須符跨竈之名賀人生子云奇

語王渾防跨竈或云竈有釜故子過于父曰跨竈

賦與陳季常書長子邁作文頗有父風三子作詩

殊勝喇喇皆聞說於菟生於老兔見叔姪篇蘇氏於菟句注何須

有跨龍之興世說王渾妻鍾氏生于濟渾曰生子

新婦定配叅軍如此足慰人心妻笑曰若使新婦得

配叅軍生子故不翅如此未諳脫虜之占晉書索充

拔叅軍謂渾中弟淪也且免弄麀之誚唐

上女來詣充索統曰虜字去上半且免弄麀之誚唐

下半男字君婦當生男終如其言誰云此事無勛

李林甫舅子姜度誕子林甫手書賀誰云此事無勛

之曰聞有弄麀之慶客視之皆掩口誰云此事無勛

直得當筵一笑世說晉元帝生子普賜羣臣般美謝

可使卿有勳又南唐時宮中嘗賜洗兒果有近臣謝

表云猥蒙寵數深愧無功李圭曰此事猶安得有功

爾乃湯餅筵開唐書明皇王后愛弛不自安承問泣

恐爲生日湯餅耶帝憫然蘇軾詩甚欲去爲湯餅客

惟愁錯寫弄麀書叅軍新婦賢相敵阿大中郎喜有

餘按三朝會日洗兒錢竟唐書楊貴妃以安樂山爲

湯餅濕麀也洗兒錢竟唐書楊貴妃洗兒

錢不離保母便識之無唐書白居易生七月能展書

保母指之無兩字解之百試

不試設醉盤能提戈印潘確類書周歲陳設曰醉盤

彬生周歲日父母以百玩羅於前觀其所取彬左

手提于戈右手持俎豆斯須取一印他無所視始

憐香水之雛白居易詩洞房門上掛

杜甫詩渥注騏驎兒尤異是龍脊

附雙生

亦有學生之子戰國策夫學子之相似自然八士之

祥見論錦挑對襟玉刻雙璋易消午未之刻難分兄

弟之行鄧孺記任文二子學生德卿生於午道卿生

秀安賀人孳生必無午未二時之分有伯仲兩藉之

既聞姝茂亦有鬻良公羊傳古人尚質雙生以後

記霍將軍妻產二子疑所為兄弟或曰前生為兄後

生為弟或曰居上者宜為兄居下者宜為弟居下者

生自宜以前生爲弟時霍光聞之曰昔殷王祖甲
產二子曰器曰良以卯日生器以巳日生良則以
爲兄以良爲弟許釐莊公一產二女曰姝曰茂楚大
夫唐勒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貞夫女曰瓊華
代鄭昌時文長倩一男二男滕公一男二女李黎生
一男一女並以前生爲長今霍氏亦宜以前生爲兄
焉已驗繫繩於白汲辨以五采繩一繫於臂一繫於
足更訝賜帛於黎陽後漢書黎陽民妻一產三男一
嘆彼梁嬴之圉妾左傳梁嬴孕過期卜曰當生一男
曰圉女何如彭祖之鬼方山堂肆考老彭姓錢名鏗
曰妾方氏女孕而不育十一年
開左右脅而出者六人

附生女

祥徵玉勝

南史齊高帝劉皇后母

兆叶

府名

母浣帛于溪有明珠射體感而孕又夢有翠雞
五色自空飛下久而化爲鸚飛去遂生雉施

宜施

巾佩右注女子設幃于門可作門楣楊妃外傳唐明皇

從兄弟皆為列卿姊妹皆封夫人故當時謠曰生女

勿悲酸生男勿喜歡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

却相看鳴環珮列女傳下堂則從傳母先帶鞶絲禮

金盤綳子翡翠真珠張謗詩玉女貴妃生髮兒始發

翠驪芳褥真珠帖小纓何能書紫石莫覓銀魚落確

時學健步鬪取落花輕白樂天買終南紫石欲鑄文士傳其女金鑿方十歲

忽書北山移文遂撤以勒之白居易詩無奈嬌癡小

見女繞腰啼漆室曾憂太子韓詩外傳魯漆室女過

哭覓銀魚漆室曾憂太子韓詩外傳魯漆室女過

婦曰子欲嫁乎曰非也木蘭可作尙書列女傳木蘭

子憂魯君老太子幼木蘭可作尙書代父征戍十

二年而歸不受爵故樂府有緹縈救父史記文帝四

木蘭詩曰木蘭不用尙書郎緹縈救父年中人上書

言淳于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

意怒罵曰生于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

縈上書曰妾願入身女涓捐軀韓詩外傳趙河津之

為官婢以贖父刑罪女涓捐軀韓詩外傳趙河津之

楚津竟醉卧不能渡簡子怒欲殺之女涓願以解
父之死將渡持楫者少一人女攘拳操楫遂渡為
子孫河激之歌豈特李氏平陽女李平陽左家嬌女
左思詩左文姬則慧解聽絃世說蔡邕夜鼓琴絃絕
家有嬌女文姬則慧解聽絃世說蔡邕夜鼓琴絃絕
第一絃曰第四絃道蘊則才能詠絮晉書謝安嘗下
安曰何所似也兄子朗曰撒鹽空中差小可慰情
可擬兒女道蘊日未若柳絮因風起大樽何不早
詩弱女雖非男大惟憐婿而已哉大樽何不早
詩情良勝無大樽何不早
計家

舅甥

元舅曾聞申伯送舅日至渭陽並見詩南史謝重王

敬禮多闕重子絢袁湛之甥也嘗于公座魏舒宅相

懷湛湛正色曰汝便是兩世無渭陽情

晉書魏舒少孤為外家寄氏所養寄氏起宅有相者

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盛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

曰吾當爲外阿士文章南史劉孝綽七歲能文舅王融深賞異之嘗與同載適親

家號曰神童融每日天下文章若友號曰神童融每日天下文章若何無忌則酷似其

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小字也劉裕勇冠三軍劉毅一

舅晉書桓元聞義兵起懼曰劉裕勇冠三軍劉毅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勇酷似其舅共舉大事

何謂呂道貴則自詡爲皇晉書呂道貴文帝從舅毛

無成行見譏於羊祐晉書陽林王夷甫年十七見從舅羊祐

衣起祐謂賓客曰此人必將以盛名處當世大位然收俗傷化必此人也殷浩素賞大韓

康晉書韓伯字康伯舅殷浩稱之曰康伯居然出羣之器後浩被熱韓隨至徒所經歲還都浩送至

浩側詠曹顏遠詩云富貴他神采既推江總南史江

人合貧賤親戚雜因而泣下神采既推江總南史江

而孤依於外氏幼聰敏有至性舅蕭風韻亦有王郎南史王筠清藻好學沈約以爲似其外祖袁粲謂儔

射張稷曰王郎非惟額頰袁公風韻都欲相似袁公見人輒於駿王郎見人莫柴荆之欲別杜荀送

卿娛笑惟此一絲不能歸似莫柴荆之欲別杜荀送

豈珠玉環堵但柴荆又羨珠玉之在旁世說衛玠

氣春江上別淚血渭陽情又羨珠玉之在旁風神秀異

見者皆以為玉人男王濟每見玠輒讚曰珠玉在側

覺我形穢又嘗語人曰與玠同遊炯若明珠之在側

朗然曰下既稱無對南史陸杲少好學男張融有高

無對日下洛中偏自成雙合璧劉興字慶孫弟琨也

惟舅與甥京師為之語詠閒居而蒙賞南史謝貞幼

名著當時京師為之語詠閒居而蒙賞南史謝貞幼

日洛中奕奕孫越石詠閒居而蒙賞南史謝貞幼

為春日閑居詩有風定花猶落之乞別墅而增傷晉

句從舅王筠奇之曰迨步惠連矣乞別墅而增傷

謝安與姪元詣墅顧甥羊曇日以墅乞汝安卒曇輟

樂爾年行不由西州門路因大醉不賢至州門因悲

感以馬策叩扉詠曹子建詩生有亦有會蘭同稱世

華屋處零落歸山蜀吳而去亦有會蘭同稱世

謝蘭五歲時父未食乳姐欲令先飯蘭終不進舅阮

孝緒嘆曰此兒在家則會下之濟事君則蘭生之匹

因名之孫吳可語唐蓋李靖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

日蘭惟取史書南史宗慤嘗陳器物諸甥時樂露尙

舉所記宗如披雲霧北史齊李繪儀貌若披雲霧如對

惹益奇之後舅即晏歎曰若披雲霧如對

珠玉宅相之豈若輕薄玳瑁之詩據言皇甫松牛僧

奇良在此甥夜入真珠室朝遊豪縱珊瑚之樹世說

薦作蒨詩曰夜入真珠室朝遊豪縱珊瑚之樹世說

玳瑁筵按真珠牛公侍妾名每助慳草木以蒙譏世

王惜爭身正射也每助慳草木以蒙譏世

嘗以一珊瑚樹高二尺許賜慳草木以蒙譏世

衛江州在潯陽有舊人投之都不料理強餉王不留

行一斤此人便去季弘範聞之日家舅刻薄乃復聖

使草緣月且而藏怒南史王延之阮籍俱凱湛外甥

木耶並有早譽湛甚愛之日籍後當

為第一延之為次延之甚不平每致餉都下籍與朝

士同例高武聞之與延之書曰翰言卿未嘗有別意

當由劉家斯雖有自出之親左傳晉侯曰康公我之

月旦故耶雖有自出之親左傳晉侯曰康公我之

爾雅男子謂姊固未盡彌甥之禮左傳宋景公蔡山也

送養日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燕馬使

求薦諸夫人之幸注彌遠也父之舅氏故稱彌甥

女婿

畫屏初射雀

唐畫寶皇后父毅嘗謂妻曰此女有奇

婚者射二矢陰約中目者許之射者皆

女婿近乘龍

不合高祖最後射各中一目遂歸之

杜甫詩楚國先賢傳黃憲李膺俱娶太尉桓焉女時

謂桓叔元兩女俱乘龍言得婿如龍也周仲士義詞

政秦樓年少吹簫此時已經跨鳳

晉段風流傳粉他年可瘦乘龍

之將嫁女謝石知其貧素遣女必率薄乃令移厨帳

助其經營使者至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

牽羊正學農

南史王敬弘以女適孔淳之子尙遂

歡共飲訖暮而歸或怪其如此

答曰曰亦農夫田父之禮也

繼圖見一大桐葉懸墜上有詩云拭翠斂雙蛾爲鬱

心中事羽管下庭除書成相思字候貯巾箱凡五六

年方卜任氏爲婚嘗謂此詩在氏曰此是妾幼桃花

時詩君安得知侯乃出桐葉示之果任氏書也

洞裏初逢

續齊諧記劉晨阮肇入天台山採藥逢道

有仙客持桃來慶

由來半子分

唐畫德宗詔咸安公

女婿住半年還家

主下嫁可汗帝御延

喜門見冠使者是時可汗上書恭甚言昔為兄弟

今婿牛子也陛下若患西戎子請以兵除之劉禹錫

文乃命長嗣全倚丈人峯青城山記青城山為五岳

為君牛子伯叔父列岳因此黃潘筆記

呼人婦翁為合岳妻之伯叔父列岳因此黃潘筆記

俗呼婦翁曰嶽丈曰泰山按漢郊祀志大山川有嶽

山小山川有嶽婿山嶽而有婿則嶽可以謂之婦翁

矣孫持正曰俗呼妻父為岳丈以泰山有丈人峯

丈人觀似亦有理而呼妻母為泰水此何義耶又美

晉樂廣乃衛玠妻父俗所謂岳丈或當云樂丈耳莫

如曲逆史記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

仲曰平貧不事事獨奈何子仲曰吾欲以女孫子陳平

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妻之後為曲逆侯賢

似梁鴻見夫婦篇試舉果獲麒麟之駿三十國春秋

景歲卒以馬肥良引為直士侍立通夜未嘗倦覺

執其手曰吾久負賢者謂妻曰為女求夫三年不覺

鹿中有麒麟何妨鶴雀之容唐書裴寬為潤州參軍

於見妻之何妨鶴雀之容唐書裴寬為潤州參軍

歸登樓見人於後園有所瘞藏者訪之吏曰參軍裴

寬居也說問狀答曰適有人以鹿為餽不敢自欺故

塗之說夔異乃引為按察判官許妻以女歸詭妻曰

嘗求佳婿今得矣明日集其族使觀之竟詩衣碧衣

形瘠而長既入族人皆笑呼為碧鶴雀詭曰愛誰為

其女必以長為賢公侯妻也何以貌求人卒妻寬誰為

女倩史記黃氏諸倩注東齊之致過婦翁後漢書明

偷曰開君為吏揭婦翁寧有諸聊封曰臣三娶皆無

父魏志太祖令曰第五伯魚三娶孤女謂之揭婦翁

以黑白若乃隔幔牽絲天寶遺事郭元振美風姿張嘉

為黑不知誰是匹偶吾欲五女各持一絲子於幔前取

便牽之元振欣然從命遂牽一紐絲線得第三女

東床坦腹世說郗鑒使門生求文壻于王導導令就

東生然聞信至咸自矜持崔一人在東床坦腹卧獨

若不聞鑒曰此真佳壻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

詩得津梁談藝謝師厚為女擇對見黃山谷詩曰吾

公得句法故山谷有詩曰書偷玉翰談藝楊玠娶博

自往見謝公論詩得津梁之後遊其齋既而告人曰

富圖籍殆將萬卷成婚之後遊其齋既而告人曰

崔氏書破人盜盡官不之覺崔遠令檢之玠捫腹曰

崔氏書破人盜盡官不之覺崔遠令檢之玠捫腹曰

崔氏書破人盜盡官不之覺崔遠令檢之玠捫腹曰

已藏之清既如冰潤還如玉晉書衛玠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者以爲婦

翁冰清女蘇舜欽雅擅文章宋史杜衍有女夫人鍾愛必求佳婿衍以爲文

章器業爲天下第一無皇甫泌或躄蒲博青箱雜記

如蘇舜欽乃以女妻之皇甫泌或躄蒲博

方殿云臣有女婿皇甫泌適庭有報不暇敷陳他

官即欲與轉一資畢不取辨唯而退即轉殿中丞

王鐸則呵氣成雲公壁王鐸爲辛果禪將嘗向天呵

日此極貴相伯珪則美姿拔俗魏志公孫瓚爲郡門

以女妻之程顥以老成見奇宋史程顥十歲能詩

聲以女妻焉程顥以老成見奇

如老成人戶部侍郎彭思永富弼以修謹自足筆錄

至學舍一見奇之許妻以女富弼以修謹自足

獻判南京范希文權掌西監一日晏謂范曰吾一女

及笄君爲我擇婿范曰監中有二舉子請舉張爲善

皆可婿也晏曰然則孰優范曰富修謹留詩自是驚

張疎俊晏即取富舉爲婿後改名弼

人合璧魏公知中山李清臣謁見其姪吏說白太

吏慢寒儒不知夢見周公否會說當時吐哺無投卷

魏公見其詩曰吾知此人久矣竟爲當時之選

幾同抱璞南都新書李翱牧江淮部有進上盧備投

事長女及笄見文卷尋繹數四謂小青衣曰此人必

爲狀頭李問之深異其語乃選爲增來年果狀元及

第幾過殿試卽畢則作催粧詩曰昔年將去玉京遊

第一仙人詩狀頭今日已成秦晉自早教驚鳳下粧

樓遊青桂之宮詩話袁筠娶蕭安女言定未幾而擢

知青桂近婦娥繡芙蓉之褥杜甫詩屏開金孔睹文薦之駕

采鸞詩話文薦抵山西睹一妹歌曰若能相伴陟仙

怕雪霜寒喜碧雞之依蓮幕合璧蔡君謨娶葛常之相姑

會祖通議贈詩曰藻思舊傳青管夢哲利新試

碧雞才作依仲寶蓮花幕更下溫卿王照臺嘆子

立之窮窳蘇軾和王子立序予爲密州子立未嘗相

徽忽告同舍生日吾夢為密州婿笑丁儀之眇目

何也已而果以子由之女妻之

太祖聞丁儀為令士雖未見欲以愛女妻之以問五

官將五官將日女人貌貌而正禮目不便誠恐愛女

未必悅也大祖從之尋屏儀為掾到與議論嘉其才

曰丁掾好士也即使兩日俱肯尚當與女何况但馳

吾見亦有韋臯疎曠唐宋遺史張延賞選胥無可意

誤我之韋性疎曠延賞竊梅山是婢僕頗輕慢之推苗

氏待之蓋學臯辭東遊後五年臯持節西川代廷賞

改姓名作韓翱人與政言至大回驛人告曰代相公

音韋臯非韓翱苗氏曰必韋郎也延賞曰韋生必填

果臯也延賞愈懼晉通呂範風姿臯更有姿貌邑

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女母嫌欲勿與劉蘇君好

宋史蘇舜欽在杜祁公館舍每夜必求酒一斗杜

多也姚合能詩唐書姚合有詩名李頰亦能詩走干

張垆會誇珍玩唐書張說子垆尚寧親公主均供奉

遺晉非天子鄭鑑獨着緋衣西陽雜俎張說女婦

賜學士也五品兼賜緋衣黃幘綽還錢者裴頴頴言王戎女也

日此乃泰山之力也久而去還女歸寧戎色不歸產者孝基神史張孝基

死女遽還直戎然後惟歸產者孝基妻富人女

人止一子不肖遂之富人死盡以家財付孝基久之

其下丐於途孝基憫然使灌園管庫豐饒即悉以

財產然而韞何曾祖更起張耳子敖嗣立爲趙子高

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祖帶已全禠合璧張安

韞蔽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壻禮帶已全禠未嘗不

衣冠而食嘗暑月與其壻王鞏同飯命鞏帶曰未聞

吾享君賜敢不敬乎子自食某之食禮不可也求聞

壻快乳史劉延明年十四就博士郭瑀瑀有女還良

者延明奮衣坐日延先誚翁癡晉書王述爲揚州刺

明其人也遂妻之先誚翁癡史堉謝萬日人言君

侯褒君侯斯皆自恃爲嬌客蘇軾和王子立詩婦翁

信自癡女壻日嬌客子未肯比例於翁兒鍾繼陳後主日婦

立乃子由壻也父乃是翁比女夫

乃是見列奈
何不敬婦翁

附友壻俗呼連矜

為亞之種爾雅兩壻相謂為亞注詩曰瓊瑤維私之

誼詩譚公維私注喬分大小吳紀喬公有二女大喬小喬屬周瑜

隗分叔季左傳晉公子重耳奔狄狄人伐齊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之公子公子取季隗

以叔隗哀侯不禮息侯左傳秦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起哀侯不禮息侯將歸過蔡蔡侯曰

吾婿也止而見之弗貢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我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子路豈

同彌子見孟受辱每為家貧谷壁嚴助侍宴上問所

厚願為會生隙常因黨異宋史王拱辰歐陽修同為

稽太守政吏操弄拱辰為僕射修曰僕射宰相官也拱辰非

任宰相者改東宮官以至拜宣徽使終身不至執政

蓋王主李文靖歐主范蕭郎則位極人臣俗壁蕭崇

馬僚壻宜州夏榮善相謂象先曰蕭郎庾氏則恥爲

十年位極人臣然不及陸昭一門盡貴

屬吏合璧謝海庚登之恥爲屬吏意甚不愜初無感

謝之登之爲長史登之恥爲屬吏意甚不愜初無感

既兄弟而成婚姻世說郭逸有二女長女亦姊

妹而爲妯娌北史盧尙之欲以長女妻崔休弟之子

由婦人欲令姊妹爲妯娌尙宜思親親之親見篇無

之感其義於是同日成婚仲淹鄭叢皆自小官布衣

忘連袂之義潛確類書范仲淹鄭叢皆自小官布衣

有二女其子與岳州判官王樂道布衣元發相善

李死語家人云長女配樂道次女配元發二壻足矣

遂爲兩府世傳李氏女多貴

雜親

盧李之親對兩壻李益盧綸大曆十才子之傑出者

蘇程之戚蘇軾表弟程德孺生日詩仗下干官散

真壽骨遙阮千里之彈琴晉書阮瞻字千里讀書不

知是弟兄潘岳每命彈琴終日甚研求而默識其要善彈

琴內兄潘岳每命彈琴終日黃直卿之會食黃直卿

達夜無忤色不可得而榮辱吾從母昆弟皆葉

黃京招其內弟鄭子恭而告之昆弟也凡三姓四家雖

出也葉氏昆弟猶吾從母之昆弟也凡三姓四家雖

所系不同自吾外祖父母以來一木而已今欲約以

歲正月之十日六月之二十日會于天寧之浮圖人

具酒肴合而飲食之共為娛樂振掌外家之實偏多

劇談於是重親感厚風教豈不善賦外家之實偏多

唐書元行冲景狀始于也為增儒宗嘗載書數車

自臨景狀子述入其室觀書不知寢食行冲異之使

屬文授經報就內弟之喪誰執谷董又中子有內

冲曰外家之寶也內弟之喪誰執谷董又中子有內

肉郡人寄來蜀茗白居易詩金花銀碗饒君用掃書

非之乞得檳榔南史劉穆之少貧常在妻兄江氏

龍空寄乞得檳榔南史劉穆之少貧常在妻兄江氏

蜀茶來乞得檳榔南史劉穆之少貧常在妻兄江氏

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日檳榔

消食君饑何須此後穆之為丹陽尹乃令廚八以金

盤前檳榔王茂弘呼何充以塵尾合璧王導早為顯

一解遺之

充嘗請導舍導以塵尾指床呼充共
坐曰此是君座也後充亦爲強官
場沙哥引崔嫂

以油幢鎮東川樂天其妹婿也時以太子少傅分送

戲代內子賀兒嫂詩曰劉剛與婦共舁油手玉隨夫

亦上天何似沙哥魚崔嫂碧油幢引向東川按沙哥

汝土小笑右軍之高致徒見二謝而傾筐世說王右

嘗謂其二弟司空中郎曰王家見二謝侯筐袁家二

倒屣見汝輩來平平耳汝可無煩復往也

妹世說袁孝彥道有二妹一適殷浩一適謝劉家三妹

世說劉孝綽有三妹一適瑯琊王叔英一班大家之

遠吳郡張繇一適東海徐悫並有才學

救兄後漢書班超命沙漢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

相識帝感其李交姬之養弟後漢書梁冀殺李固固

收固三子二兄受害姊交姬賢而有智乃告父門生

王成曰君執義先公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

其在君矣成乃將交乘江東入屈平既有女楚詞

徐州界內令變姓名爲酒家傭

之婢媛兮申申其誓史記韓取聶政

予注女嬰屈原姊也聶政非無賢姊

莫知誰子政姊嬖如韓之市伏屍哭極哀曰是軼深

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妾其奈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

弟之名乃大呼天帝三卒至若鮑令暉

於邑悲哀而死暉

密答武帝云臣妹才自亞辛憲英

于左芬臣才不及太冲耳適羊耽弟徽為曹

奕參軍司馬宣王將誅夢因奕出閉城門魯芝將奕

府兵斬開出呼敵俱去敵問憲英曰大傅此舉不遜

誅曹爽耳爽之才非太傅敵也微曰然則敵可無出

乎曰安可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

事定敵莫曰吾不謀不櫛進士

於姊幾不養於義不櫛進士

不櫛進士谷璧圖有姊能為

不櫛進士文每語人曰有一進

不櫛進士絕年妹有絕色延年

不櫛進士待上作佳人絕世之歌武帝召見

不櫛進士西京雜記李延年有絕色延年

不櫛進士或能臨畫

不櫛進士谷璧李公擇之妹或解鼓琴

不櫛進士李公擇之妹或解鼓琴

不櫛進士或解鼓琴

不櫛進士或解鼓琴

不櫛進士或解鼓琴

不櫛進士或解鼓琴

不櫛進士或解鼓琴

不櫛進士或解鼓琴

可文分秩之榮宋史庾彥達為益州刺史搗姊豈特

得乎晉書王凝之妻謝道韞奕之女也臆該在

名齊道總才辨叔父安謂其有雅人象致時同郡張

元妹亦有才價示才敵左芬晉書左芬思之妹少好

每稱之似道強空稱月姊應王者始學月名亞于見

帝謂而納之拜空稱月姊應王者始學月名亞于見

修儀後為貴嬪空稱月姊應王者始學月名亞于見

丙嶺而已哉儀禮王人洗巖內有殷謝各家見上

二妹郊王道術晉書郊惟與姊夫王羲之高士自可

貨錢郭林宗別傳林宗家貧道學無資就何勞頭責

張敏頭責子羽之余友素主者雖是姊夫之尊少而

狎焉同時暇避張荀之徒繼躋登朝而此賢身處陋

巷故因素生容貌之盛梁氏節姑列女傳梁宣節姑

為頭責之文以戲之梁氏節姑列女傳梁宣節姑

兄子輒得已子乃自赴火魯國義姑見一婦人

而死君子曰可謂節姑火魯國義姑見一婦人

兄抱一見而行及軍至棄其所抱抱其所攜齊將而

之對曰抱者妾兄之子棄者妾之子也於是齊將按

兵而止日魯未可伐也婦人猶持節行義况智能散

朝臣平魯君開之賜以束帛百端號曰義姑

寶漢書呂祿過其姑呂嬃怒曰汝為將而棄軍呂

氏今無處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為他

人也兆卜張弧左傳初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

寇張之孤驕驢而追胡婢世說阮仲容先幸如家無

姪其從姑適客至借客驢自追之累騎披扇而認老奴

容知之適客至借客驢自追之累騎披扇而認老奴

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即遙集之母也披扇而認老奴

世說溫嶠衣婦從姑劉氏女有姿慧姑屬公覓婿嶠

自有婚意答曰佳婿難得但如嶠如何姑曰何敢希

汝也他日報云已得婿矣門地粗可婿身名宦盡不

減壽因下玉鏡臺一枚始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

紗扇拈掌大笑曰嘗食為諧姑食性王建新嫁娘詩

我固疑是老奴嘗食為諧姑食性王建新嫁娘詩

手作羹湯未請姑扶床莫嫁似兄夫顧况詞新婦初

食性先遣小姑嘗姑如我長未肯為炊見夫婦篇負

床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長未肯為炊見夫婦篇負

迴頭語小姑莫嫁似兄夫未肯為炊見夫婦篇負

殊多轍金漢書高祖後時嘗與賓客過其邸嫂食嫂

而視盜中有美山是怨食糲之謂何堪史記陳平與

縱平游學人或謂平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平之不

視家生產日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

之逐其婦捉杖之情何苦世說王澄字平子行季弟

而棄之郭氏性貪鄙欲令

婢路上擔糞淫年十四誅郭以爲妻郭氏大怒謂澄

曰昔太夫人臨終以郭氏更有隔紗聽講郭氏弟升堂講

因疑其衣郭氏將杖郭氏更有隔紗聽講郭氏弟升堂講

之登踰窻乃免郭氏更有隔紗聽講郭氏弟升堂講

老子道德經郭氏更有隔紗聽講郭氏弟升堂講

明臨紗帳以聽之郭氏更有隔紗聽講郭氏弟升堂講

道韜遣婢白曰郭氏更有隔紗聽講郭氏弟升堂講

紗步障自蔽申獻郭氏更有隔紗聽講郭氏弟升堂講

豐後漢書郭氏更有隔紗聽講郭氏弟升堂講

而寡嫂不冠不入廬郭氏更有隔紗聽講郭氏弟升堂講

容而長養東方朔郭氏更有隔紗聽講郭氏弟升堂講

疑盜嫂何也不疑郭氏更有隔紗聽講郭氏弟升堂講

煙之好娣妯之稱郭氏更有隔紗聽講郭氏弟升堂講

奇五

煇事為用卷十一

六

婦冢婦先生後生

禮介婦請于冢婦介婦無敢顧搗

並坐爾雅女子同出謂俱嫁一夫也

宜學郝家之法

後生為姊建字琰弟湛妻郝氏皆有德行琰雖門高

王渾妻鍾氏字琰弟湛妻郝氏皆有德行琰雖門高

與郝氏根親愛郝不以賤下琰不以貴凌郝時人

稱鍾夫人之禮莫嫌蕭氏之姻唐書高宗以太平公

郝夫人之法莫嫌蕭氏之姻主適薛紹武后以薛

豈可與田舍女為妯娌耶或曰蕭氏瑀之姪孫國家

舊如

乃止

廣事類賦卷第十八

錫山華希閔芋園著

門人尤世紳邦英 叅

胞弟 希閔黃圃重訂

交際部

師弟

朋友

媒妁婚姻

附奴僕

師弟

古之魁士名人必有名儒師傳

呂覽不廣學而能為魁士名人者未之有也

西都賦又有天祿石渠典籍之府命夫惇誨故老名儒師傳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既負笈

而祛衣隋書房暉遠世傳儒學恒以教授為務遠方負笈而從者動以千計注笈書箱也

傳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之閔子曰遂扣鐘

而鳴鼓禮有來學無往教於是孟嘗君祛衣往受業遂扣鐘

師事王君仲授古文尚書又詣京房授易後為師立精舍遠方門徒學者數百人諸生每升講堂鳴鼓三

通

入槐市以橫經

華山記華嶽西北有槐市云楊震講學授徒成市其處多槐故號焉

遊杏壇而稽古

莊子孔子遊乎輻輳之林休坐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後

漢書拜桓榮爲少傅賜以輻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道在

發蒙

見禮宜博諭禮見噉鬼谷之蘇張拾遺記蘇秦張儀嘗息大樹下

有人謂二子何勤苦也儀秦問之答曰吾生於歸谷亦云鬼谷忘者歸也乃教以于世出俗之辨探幽內

得二卷說書言輔時之羨河汾之房杜唐書王通講

事按鬼谷子姓王名詡美人如寶威買瓊姚義受禮

經北面受學者皆當世偉人如竇威買瓊姚義受禮

靖彥博杜如晦陳叔達受樂杜淹房喬魏徵受書李

常仇璋薛收程元備聞六經之大義鼓琴吹笛之

風有千數孫郡盧植北海鄭元皆其徒也善鼓琴好

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常坐高堂施絳紗帳

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

奏雅歌詩之趣合璧胡安定率弟子會于首善但附

近於朱藍

漢紀童子魏照求師郭泰曰經師易得本

無煩於夏楚

禮見爾乃為模為範揚子務學不如務求

模不模範不濟濟

邗邗間居賦邗邗生南郭東陵之

日數南史何尙之為丹陽尹立宅南郭外立學聚生

徒謂之南學宋紀上詔徵士周勳西河北海之時禮

於東陵立學襄攬受業者百餘人西河北海之時禮

子賁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于洙泗之間退而老于

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汝于夫子爾罪一也後漢

畫鄭元字康成北海人也好學不倦學徒相隨數百

千人國相孔融深敬于元特立一鄉曰鄭公鄉廣開

門德門為築宮為禮史記鄒子如燕昭王接簞先驅

宮身親架廟留之搜神記介球者吳先主時從北來

留之莫不請業請益禮見經師人師見上朱絳帳列傳

經之弟子

見上鼓

元亭有問字之英奇

漢書劉棻嘗

草字家素貧嗜酒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
奇嘗從雄居受其太元法言焉劉禹錫陋室銘西蜀
子雲龍門高隱者曰尊所聞行所知足矣不必及吾
亭鹿洞清規王海唐李勃與兄涉俱隱白鹿洞後為
也建學館置田以給諸生學者大集以李善道為洞
主掌教授宋史朱熹知南康軍間請郡學引進士子
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或坐風而立雪伊洛淵
址奏復其舊為學規守之
庭見明道先生於汝州歸語人曰在春風中坐子一
月朱子語錄游揚二子初見伊川伊川順目而坐二
子侍既覺占尚在此乎且亦獻粟而裁衣拾遺記賈
休矣出門外雪深一尺亦獻粟而裁衣拾遺記賈
學不遠萬里贈獻者積粟盈倉或云達非力耕所得
誦經口倦世所謂舌耕也唐書歸崇建議教授法學
生謁師費用服脩一束酒一辦香宜祝
壺衫布一裁色如師所服辦香宜祝
祝曾南豐按南豐名芒屨何辭
華后山師之故云南史范縝從沛國劉
衣徒行於路獻門多南馬貴游南史范縝從沛國劉
續聊無恥愧及長博通經術南史范縝從沛國劉
民生在三國語民生

如教論而幸弟開眠出典勝松子前法生高池千地高生法前子松勝典出眠開弟幸而論教如

一之君師食之師術有四術有荀子尊嚴而憚者艾而信

博習不與焉未愧舌耕見上獻寧嘲腹笥後漢書

先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語口辨曾晝日假臥

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懶讀書但欲眠潛

應時對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五經笥但欲

事寐與周公同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

鮮蛙充饌而何嫌黃庭堅戲史應之為童子師

鵲雀銜鯉而送喜後漢書楊震明經博覽無不

伯起嘗客居於湖有鵲雀銜三鯉魚飛集講堂

取魚進曰蛇蠶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

也先賜宴月池之上魏贊堪誇唐書張嗣宗

引為客以經授秦王太宗即位賜宴三月

容曰今日弟子何如詞宗曰昔孔子門人三

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乃王誦書帷帳之

臣之功過於先聖帝為之笑誦書帷帳之

中烽烟寧避東觀漢記張奐出使外國休屠及朔方

將大恐欲亡去與安坐惟帳中與勤龔畔之隨後漢

弟子誦書自若軍士稍類以安勤龔畔之隨

期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盡北面之禮

漢書于定國迎師學春秋或入海而探珠原欲遠遊

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曰君鄉里鄭康成誠學者之師

學詣安邱孫崧崧辭曰君鄉里鄭康成誠學者之師

模也君乃舍之躡屣千里所謂以鄭為東家邱者也

原曰人各有志所規不同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

而探珠者豈可謂登山者不如海之深入海者不如

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為東家亦開門而成市潘確

邱則君以僕為西家之愚夫矣亦開門而成市

沈麟士隱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者數百人各營室

宇依止其側時人語曰吳差山中賢士開門教授

成都執經問義事若嚴君吳差山中賢士開門教授

市南褚冲吳何員等起拜學官為之師身執經問義遠

通超慕至徒數百人北史常爽教授門徒七百餘人

京師學業翕然復興立訓甚嚴有鼓篋擔囊不辭曲士

勸罰之科諸弟子事若嚴君焉鼓篋擔囊不辭曲士

體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合璧吳商學通五經百氏四

方學者擔囊負笈不可勝數柳宗元書俞扁之門不

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曲
木師儒之席不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

講誦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

窺對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

紹濂溪之秘宋史明道先生程顥伊川先生程頤少

願為理曹掾相從講學千人後漢書牟長自為

遂能紹千載不傳之秘講學千人後漢書牟長自為

生講學者常有千餘人齊已早梅詩數枝別

人著錄前後萬人齊已早梅詩數枝別

作一枝開齊已下拜人以谷為一字師詩話蕭楚才

見張詠作獨恨太平無一事請改恨為幸公曰真一

字師傳道解惑無慚師表之稱後漢書潁川荀淑至

也博古知今不愧儒林之義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

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學先自悟喜其會心潛確類

北史常爽號儒林先生詩訪諸釋老之書無所得反而求

年十八以功名自許訪諸釋老之書無所得反而求

之六經見二程於京師共語道學之要渙然自悟宋

師弟
日

史

史揚時從學程明道明道甚喜每言曰揚君會心

最爲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

無常師書先入爲主鬼氏容詭王荆公教元澤求館德

爾公曰先入須知青出於藍而青於藍冰生於水而

者爲之主

荀子我史李諡初師博士孔璠後璠還就諡

寒於水請業同門生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

明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韓愈師說

朋友

君子之交淡若水見禮同心之言臭如蘭見易誌斷金

之語見詩歌伐木之篇詩序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

以相成鮑分金之誼鮑叔牙分財利多自與鮑叔

者也不以我爲貪僑札贈紵之歡左傳吳季札適鄭見子

知我貧也紵衣焉既班荆而道故左傳伍舉與聲子相善亦具

紵衣焉

黍而同餐

談苑范式張卽千里待蕭朱結綬王道彈冠

漢書王吉字子陽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

彈冠言其取舍同也又蕭育少與陳咸朱博為友著

聞當世英長安語曰蕭朱結落落雲霞之契南史謝

發玉貢彈冠言相薦達也

仗氣不營當世與范泰為雲霞之交又江淹曰袁

叔明與子有青雲之交非直銜杯酒殷勤而已

依杵白之間後漢書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後

定交於杵服客傳為吳祐賞春祐與語大驚遂共

曰之間鳳舉鴻軒之概顏延之詩交呂既鴻軒琴

康呂安高山流水之彈呂氏春秋伯牙鼓琴志在大

相友善魏乎如太山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洋洋乎

若流水子期死伯牙擗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

世無足鼓

琴者也

若乃色染朱藍鮑子榮之夫交之道猶素之白

藍則情深膠漆後漢書雷義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

青則情深膠漆不聽義遂佯狂被髮走不慮命將里

為之語曰膠漆雖隔雲泥而不爽其貞白居易詩昔

雷堅不如雷與陳

隔雲泥而不爽其貞

年洛陽社貧

年洛陽社貧

年洛陽社貧

年洛陽社貧

年洛陽社貧

賤相提携今日長

安道對而隔雲泥

歷風雨而不渝其節

見兄弟篇風雨對牀句注

既已解帶而披襟

宋紀孔淳之隱居剡山嘗遇桑門釋法崇於三山披襟傾契自以為

得意之交周祗執友燕落落僑札

豈論乘車與戴笠

風土記越俗性率朴初與人交有禮封土壘祭以犬

雞祝曰卿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車揖君擔簦我

逢馬他日相

故或共山林唐書韋溫少合所善惟蕭

以塵事自蒙故

或同硯席

晉書劉弘少與武帝同居永安里又同年共硯席

或裹飯以相存

莊子子與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

或指囷而不惜

吳志周瑜過侯魯肅并求資糧肅家

瑜瑜益知其奇也遂

或拜母而升堂

吳志孫策與周瑜同年獨相友

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

或談心而竟夕

後漢書尹敏與班彪親善

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

望衡宇而褰裳

每相遇輒日忘食夜分不寢自

為鍾期伯牙柱周惠施之相得也

荆州記 顧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州之折梅花

而寄驛枝荆州記陸凱與范曄相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

隴頭人江南無所斯皆豫應盍簪兌能麗澤並見

耐久而到頭唐書魏元同與裴炎締交能保終始驕

亦忘年而降德唐書張鑑有重名陸贄往見語三

中集序降德忘年交情獨至文士傳蘓衡有逸才與

共結為爾汝交時衡二十餘而融已五十敬衡才秀

殷勤並稱金石之交漢書武涉說韓信曰今足下自

漢王所禽矣孟郊詩種樹須擇地惡土發木根結交

若失人中道生謗言君子芳桂性春濃寒且繁小人

權花心朝在夕不存莫躡冬冰堅中宜入金蘭之籍

有潛浪翻惟當金石交可與賢達論爾其不善者則

宣武盛專戴弘正每得密友一人則爾其不善者則

翻雲覆雨杜甫詩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足

朋友

六

隙末凶終

後漢書王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

故知全之

者鮮矣信渝白水色落青松左傳晉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

白水厲絕

交論援青松以誓心指白水而旌信孟郊詩近世交道喪青松落顏色

之贈

史記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行敝衣闕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一寒至此

此哉乃取其

一誰憐葛屨之窮世說任助家貧卒後

能自振生平

舊交莫有收恤西華冬月著葛屨練襪道逢劉孝標泣然矜之謂曰我當為卿作計乃著廣

絕交論以

斯所以興悲於河上致歎於谷風詩序谷

王也天下俗

薄朋友道絕焉吳越春秋子胥曰子聞河上之歌者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廣絕交論同病

相憐

河上之悲曲恐著絕交於朱穆後漢書朱穆

亦矯時

大署門於翟公者也史記下邳翟公為廷尉

之雀

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

曰一死一生

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

賤交情
乃見

媒妁婚姻

始倩冰人

晉書索統善占夢合狐策夢立冰上與冰下人語統曰冰上為陽冰下為陰陰陽事

也去如歸妻迫冰未泮婚

事也旋呼舟子
見青鳥

傳書

薛道衡詩願作王母三青鳥飛去飛來傳消息

蹇修為理

楚詞解佩續以結言今吾令蹇修或號麴

餅

漢書注齊人亦同姜桂而女因媒而成薪斧

之詩

見線針之義淮南子線因針而女因媒而親

判斯存

周禮媒氏掌導言斯美
楚詞理弱而媒拙遂

乃結褵而繫臂

詩親結其褵九其儀侯鮪錄杜牧

段成式高古錄云晉武帝選士庶女子有姿色合昏者以排絲繫其臂今定親之家亦有云繫臂者

而同年

見禮

無嗟梅實便賦桃夭

詩並見

溝流紅葉

詩唐

宗時于祐于御溝拾一紅葉題詩云流水何太急深

宮盡日關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祐題一葉云曾

聞葉上題紅怨葉上題詩寄阿誰置溝逆流爲宮女

韓夫人拾之後祐托韓涿門館因帝放宮中三千人

派以韓夫人同姓作伐嫁祐及成禮各于箒中取紅

葉相示乃曰事豈偶然莫非前定也韓氏笑曰一聯

佳句隨流水十載幽思縈素懷今路值藍橋裴翃傳

日却成鸞鳳友方知紅葉是良媒

遇雲翹夫人與詩云一飲瓊漿百感生元霜搗盡兒

雲英藍橋自是神仙窟何必騎鸞上玉京後過藍橋

渴一含有老嫗揖之求漿嫗令雲英以一踐漿水飲

之瓶欲娶雲英嫗曰得玉杵臼當與後觥得玉杵曰

遂娶而笑詠何郎之扇何遜新婚詩霧夕蓮出水露

仙去

同吹弄王之簫

見美人篇弄

指青廬而交拜

酉

雜俎北方婚禮用青布幔爲托白壁以相要羊公字

屋謂之青廬于此交拜行禮

雍伯嘗設義漿給行旅一日有一人飲訖囊中取石

子一升與之曰種此生美玉得好婦如言種之有徐

氏女處美求之徐公戲曰得白璧一雙乃可公至所
種石處得白紫五雙以聘徐氏遂妻之後名其地為

玉締潘楊之世好潘岳楊仲武意藉三葉世親之恩

而子之姑余之伉儷焉潘楊之

來矣自羨王謝之門高梁紀侯景請娶于王謝上曰

下訪既顧我而顧伊世說諸葛恢云羊郡是平婚遂

求援而求繫國語董叔娶于范氏宜室宜家詩見如兄

如弟詩絲既附蘿古詩與君為新魚還得水晉子齊

管子曰浩浩乎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安石我居注水

魚喻入配偶寧戚有卜鳳常諧左傳懿氏卜妻陳敬

謂鳳凰于飛和鳴將有為之後莫與之京牽羊成

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與之京牽羊成

禮爾史孔淳之與王敬弘為方外之遊又申以婚姻
敬弘以女適淳之子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
為禮至則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怪也王鏡為緣見雜

其如此答曰固亦農夫田父之禮也

披弱而認老奴注剪刀寧棄南史江祐求范雲女爲婚因酒

爲聘雲笑而受之至祐貴雲曰昔與將軍俱爲黃鵠

將軍今化爲鳳凰荆布之室理隔華盛因出剪刀還

之祐更娶子流離及休賒天帝之錢荆楚歲時記牽牛

萬錢下聘久不還天帝怒用飾元纁之幣儀禮納徵

驅在營室中每年祇一見用飾元纁之幣元纁束帛

結吉禮如

奴僕

常奴誰似方回世說鄭惜字方回有蒼頭知文章王

同義之曰小人耳何得此鄭公才子孰憐穎士唐蕭

淡曰若不類方回故是常奴耳才子孰憐穎士唐蕭

類士有奴事穎士十年笞楚嚴慘或或多鷹犬之才

勸其去答曰非不能去愛其才耳或

陳珠撒鷹犬之未見海山之使晉得胡奴不喜言常

才爪牙可任未見海山之使晉得胡奴不喜言常

默坐侃一日出郊奴執鞭隨胡僧見而驚禮云此子

海山使者也因而墜淚侃異之至夜失其所在

都調笑酒家

漢書愛幸臨奴馮子都幸延年詩昔有

酒家

秦宮一生花裏

後漢書梁冀愛監奴秦宮得山

威權大震季賀詩

蓬頭垢面見者皆唾

嚴耕錄許晉

僱一僕牙僧特選

一能應對嫺禮節者進却之曰特

團輔圓頤聞之必喜

晉張翰周小史詩翻周生婉

肌柔澤素質參紅團

或稱捧劍有雲溪友護威陽郭氏

常望水眺雲不遵

驅策一旦忽題詩一篇曰青鳥銜

復留詩曰珍重郭四

郎臨行不得別曉漏動離心輕

車首殘雪欲出主人

門零涕暗鳴咽萬里隔關山一

心思或號典琴

啓彥錄北齊王元或以便了爲號

漢月或號典琴

景有奴名典琴或以便了爲號

便了決賣萬五千奴

從百役使不得有言但當飲

斗事訖欲休富春一

石夜半無事浣衣當白奴不聽

教當篋一百便了或以餘地為名風俗通公孫志

言幹事方便了當也

地年七谷見菱角捍撥調笙白居易詩菱角執笙黃

舞紫綃隨意歌注菱角谷兒皆主藏休令海鳥柳氏

小藏獲名紅紫二綃乃女奴也

公權有銀盃孟一筒為主藏奴海鷗所竊滕送窮漫

穢如故而器皆亡公權晒曰銀杯羽化矣

遣奴星使奴星結柳作車鋤藥偏宜老叟施肩吾詩

叟焚香接河試倩崑崙西陽雜俎賈縈有蒼頭善別

呼小青接河源水羅宿色如綵以環酒名崑崙鵝芳味絕

世全唐詩話陶峴號為水仙省觀南海養崑崙奴名

摩訶善洵水至西塞山下泊舟吉祥寺見江水深黑

謂必有怪物投劍命摩訶下取久之支體磔裂浮於

水上峴流涕回棹賦詩自莫責髯奴長鬚宜同赤脚

初學記王褒有奴號髯奴嘗有辭責其鬚曰我獨人

鬚長而黑髯弱而調離離若綠波之竹參參如春田

之苗附以豐頤呈以妍姿勤若元圭之垂若子髯既

亂且藉枯槁秃瘁濁垢流離污穢泥土無素顏可依

無豔頤可恃癩鬚瘦面常如死灰曾不如犬羊之毛

尾猶狸之毫毫為子鬚者不亦難乎韞愈詩一奴長

鬚不裹頭一婢何須阿段漁童可配樵青張志和奴

赤脚老無齒婢各一志和配為夫婦奴曰漁童婢搖大扇兮何勞

日樵青按杜甫有示獠奴阿段詩

李白詩平頭奴子搖大擊履箱兮何辱梁武帝詩平

扇五月不熱如清秋事魯公顏真卿終其身後試

願為銀鹿得侍魯公顏真卿終其身後試

負錦囊嘗隨昌谷見詩賦錦囊心苦句注至若李

善原稱義士後漢書李善李元蒼頭元家疾疲相繼

萬諸奴婢欲殺積分其財產善潛負續逃親自哺養

乳為生湏續年十歲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于

官悉收衛青直取封侯其父使牧羊民母之子皆

殺畜之不以為兄弟數青嘗從人至甘泉居室有一

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青嘗從人至甘泉居室有一

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

無笞罵即足矣朱家鉗奴雄翹亦

安得封侯事乎朱家鉗奴雄翹亦

安得封侯事乎朱家鉗奴雄翹亦

安得封侯事乎朱家鉗奴雄翹亦

安得封侯事乎朱家鉗奴雄翹亦

是蒼頭

潘岳見而稱異

雄翹為石崇蒼頭性廉直有士風

王逵

之樸誠足取

涑水記聞

王逵者屯田郎中李曇僕也既而去曇應募選入捧日軍曇父子坐

事械繫御史臺獄親友無一人敢餽問之者逵旦夕

守臺門不離給飲食候信問者四十餘日曇坐貶恩

州別駕諸子流嶺外逵哭送之防者遺之逵曰我主

人也豈得不爾數日曇死逵為治喪事朝夕哭如親

父于殯于城南而去嗚呼遠賤隸也獨能發于天性

之樸誠不顧罪戾以救其故主之急于終始無倦如

此豈不余成之忠信偏優黃山谷集役者余成忠信

賢哉樂驛古之學問士大夫不能過也吾貧不能脫其役

與之同歸江湖之上作詩以識愧云外籍生涯無列

鼎白頭忠信可專城自非車斯雖紀綱之屬左傳

晉人贏氏以歸秦伯送衛于豈是興臺之儔左傳與臣

可長

漸不御史逮問張鑑奏言興臺下類主反畏之悖慢成風

閨閣部 節婦 如婦

節婦

若乃鏡鸞孤掩釵鳳分飛

何遜畫鏡想分鸞琴悲別鶴上官儀詩鳳逐清簫遠

鸞隨幽鏡沉李商隱詩爲問翠釵頭上鳳

易錦茵以

不知香頸爲誰回

又離鸞別原知何在

苦席代羅幃以素帷潘岳寡黔婁但餘孀婦高士傳

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

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

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

妻曰以康爲諡柳下自有賢妻列女傳柳下惠妻

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

夫子之信誠與人無害兮屈

柔從俗不強察兮蒙取救

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

不弊兮豈弟君子永能厲

兮嗟乎惜哉乃下世今庶

幾還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

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

爲惠兮門人莫能窺一字

君城崩杞婦死其妻無子

子謂柳下惠妻能光其夫矣

城崩杞婦死其妻無子

乃求夫屍於城下哭之道路

淚染湘妃二如日湘夫

聞之者皆揮淚十日而城崩

人舜崩於蒼梧二妃啼形能化石有異記武昌北山

以淚揮竹竹盡成斑夫行役山有摩笄史記趙襄

立古傳云昔有貞婦送夫行役山有摩笄子姊前為

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山請代王使

厨人操銅料以食代王及從者行廚陰令宰人各以

料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與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

呼天摩笄自殺代王所死地名之為摩笄之山

詠柏舟而自誓詩序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

而勿許故作託井水以無移孟郊烈女操波瀾誓歎

是詩以絕之託井水以無移孟郊烈女操波瀾誓歎

息粉書之屏後漢書陰瑜妻者穎川荀爽之女也名

同郡郭奕喪妻奕以采許之女既到郭氏乃偁為歡

悅之色命使建四燈盛裝飾請奕入相見共談言辭

不輟奕敬憚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采因勅令左右

尸還陰臨宇未及成懼傷心烏鵲之詩列異志韓憑

有來者遂以衣帶自縊傷心烏鵲之詩列異志韓憑

人妻何氏美王欲奪之乃捕舍人何氏作烏鵲歌以

見志其詞云南山有烏乳山張羅烏自高飛羅當奈

何俄而憑自殺妻與王登臺遂投臺下而死遺書於
帶願以屍與憑合葬王怒使人埋之冢相望也宿昔
有文梓生於二冢旬日而大合抱屈曲體相連結根
交於下又有鴛鴦雌雄各一恒棲樹交頸悲鳴令人
悲之號其木黃鵠歌表陶嬰之義列女傳陶嬰夫死
日相思樹黃鵠歌表陶嬰之義守義晉人欲求之
作黃鵠歌曰悲夫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飛宛頸
獨宿兮不與衆同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夫命早寡
兮獨宿何傷嗟此寡婦兮泣下數行嗚呼哀哉死不
可忘飛鳥尚然兮况於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重行
魯人聞清風嶺有貞婦之祠羣苑元兵入浙王貞婦
之遂止崖而死郡守立渺渺相思樹依依連理枝聽鳴鴛而
石祠於嶺上

腸斷見上傷心詠孤燕而心悲補史衛敬瑜妻王氏
年十六喻亡截其耳

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燕來猶帶前髮女因爲詩曰
唐書賈直言髮封誰解嶺南與妻董氏

故曰死生不可期吾死可別棟董引繩使束髮以扁
嶺南與妻董氏

封之使直言署之曰非君手不解直言賦二十年還

封肅臂斷奚辭五代史王凝為疏州司戶卒於官疑宛然歸東過開封旅舍主人見婦人獨攜一子而契之

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奉其臂而出

之李氏仰天長嘯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此手乃為

人執耶不可以一手并汚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

人見者環聚而嗟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渤海夫

朝官為賜藥封瘡厚恤李氏而笞其主人適般校書賊起為所

人甘投留井吞壁渤海封夫人適般長號而絕三婢

子相攜皆投廬江小吏並掛枯株寶宇記廬江小吏

皆井而死焦仲卿妻劉氏為

始所出自誓不嫁其家逼之投水而死亦聞巴婦懷

仲卿聞之亦自縊古樂府有焦仲卿詩亦聞巴婦懷

清史記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

秦皇帝以為貞婦而梁媛高行列女傳高行者梁之

客之為渠女懷清臺梁媛高行寡婦也其為人榮于

色而美于夫死早寡不嫁梁貴人爭欲取之不能

得梁王聞之使相聘焉高行乃援鏡持刀以割其鼻

曰今刑餘之人殆可釋矣於姬有稱貞者楚白公歸

是王大其義尊其號曰高行

之妻也白公死其妻紡績不嫁吳王聞其美且有行
使大夫聘焉將以爲夫人大夫致幣白妻辭之曰白
公生之時妾幸得充後宮執箕帚堂衣履拂枕席託
爲妃匹白公不幸而死妾願守其墳墓以終天年吳
王賢其守節有女還諡愍唐書高愍女名姝父彥
義號曰貞姬女還諡愍昭家爲李納所屠女七歲
母憐其幼請爲婢許之女不肯曰母兄皆不免何賴
而生問父所在西向哭拜就死德宗憐之諡之曰愍
諸儒爭寶帶徒陳唐書高愍爲默險所攻陷默示
爲之誄寶帶徒陳以寶帶異袍曰降我賜爾官不降
且死獻視妻秦氏秦曰君受天子恩當以死報賊一
品官安足爲榮自是言眼目不語默賢知不可屈後
之鉛膏悉屏孔慈盧惜情賤捕州尉妻徐氏還鄉里
至荆州聞惟情死二髻奴將劫歸下江徐數其罪奴
不敢逼止劫其資以去陪道行至捕州得尸以還
資蓆草以營生錫山志明靖難兵至備州守義死妻
中發聲長號不使姑聞貧無以自存適一日至磯邊
浣衣見旁生蓆草因取以織蓆售而養姑姑死居守
墓旁至八十餘乃剪皮金而自盡諡林玉烈婦劉氏
卒蓆草遂不復生

服又翦一皮金為一香字以示侍女曰此所至若割

以志也吾骨亦如是耳晨奠其夫扇戶自盜至若割

鼻告誠八列女傳吳孫奇妻者廣陵范慎女名姬年十

家姬不肯歸迎者以父母命迎之姬遂操刀割耳及

鼻曰父趣我者不過以我年少而色美今已殘矣行

將焉如迎毀耳守節列女傳曹爽從弟文叔妻譙郡

者空返髮為信其後欲嫁之令女聞即復以刀截兩

死乃斷髮為信其後欲嫁之令女聞即復以刀截兩

耳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誅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絕

婿強迎令女歸微使人諷之令女嘆且泣曰吾亦惟

之許之是也家以為信防之少懈令女竊入寢室以

刀斷鼻蒙被而臥其母呼與語雖塗面以受污傳漢

不應發衣視之血流滿牀席女也郡府遭賊高死君

中禮高妻禮修者同郡張氏女也郡府遭賊高死君

難禮修以碧塗面亂頭擗痛懷刀在身意氣烈決賊

不取迫叔父矜其年壯欲更實斷指而表潔列女傳

殊之禮修懷情至死為誓更實斷指而表潔列女傳

伯妻段氏名紀配性聰敏達於詩書夫亡後父母將

有所許紀配曰深高行割鼻告誠以全其節紀配生

見禮義豈獨使古人擅名作詩截髮長號我史鄭善

三章以謝父母乃拔刀斫其指截髮長號累母崔氏

年二十而寡父彥眩欲奪其志崔抱善果曰婦人無

再無之義且幸有此兒棄兒爲不慈背夫爲無禮

當割耳剪髮以明素心勿頸自絕列女傳河南樂羊

違禮滅慈非敢聞命氏之女也盜有欲犯妻者乃先

出盜曰從我者可全不從我者則殺汝姑妻聞操刀而

嘆舉刀刎頸而死盜亦不殺其蔡間却餓擬填海之

姑太守以禮葬之號曰貞義

寃禽列女傳魯秋胡子納妻五日而宦於陳後歸未

逢年採桑不如其婦出乃即採桑歸也數胡之罪而自

投於河迺異記炎帝之女溺死東海化爲陌上彈箏

精衛每銜西山木石以填東海一名寃禽陌上彈箏

類帝珠之皎妾見夫婦篤彈陌上之桑句注博物貞

順自矢終慷慨以旌心後漢書劉長卿妻者同郡桓

卿卒妻防遠嫌疑不肯歸寧兒年十五又天乃豫刑

其耳以自誓宗婦相與怒之曰何貴義輕身之甚哉

對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爲儒宗尊爲帝師五更以水

歷代不替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是以豫刑窮以

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高行
顯其門閭號曰行義桓獲
蘇沐相紿遂躊躇而飲

血吳書鳩覽等謀殺孫翊覽欲逼娶翊妻徐氏徐紿

令翊舊將孫高傅嬰與共圖覽到時日設祭徐氏泣

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歡悅覽密覘無復

疑意徐氏乃呼高嬰置戶內使召覽入徐氏出戶拜

覽適得一拜徐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殺覽

貞姜不棄約以求生列女傳楚昭王夫人齊女也昭

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符夫人曰大王與

宮人約命曰召若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從

妾知留必死也然不敢棄約以宋女不因疾而改適

求生水大至而死乃號曰貞姜宋女不因疾而改適

列女傳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夫有惡疾其母將

改嫁之曰夫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

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曰夫采采芣苢之草雖其

臭惡猶始於將采之終於懷樹之浸以益親况於夫

婦之陳孝婦之養姑不衰漢書陳孝婦年十六而嫁

道乎陳孝婦之養姑不衰漢書陳孝婦年十六而嫁

我生死未可知汝肯終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

不遠婦養姑不衰居喪三年其父母將嫁之孝婦曰

夫去時屬妾以其老母妾既許諾之不孝不信且無
義何以生哉欲自殺乃止遂終養其姑惟陽太守以
聞使使者賜黃金曹令女之守貞何烈守節注耳宋
四十斤號曰孝婦

王臺畔絕意偷生見上傷心董相車邊無心乞活列

傳安定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女也善屬文能草書
時為規答書記及規卒董卓聘之立馬卓卓乃引
車庭中以其頭懸觀鞭撲交下妻謂持杖者曰何
不重乎速盡為惠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凡

茲巾幗之賢盡是香閨之則彤管揚休漢方生貞女

縣治下里龍憐年始弱笄適皮氏守節窮居五十餘
年師心率已蹈茲四德而彤管未輝令聞不彰非所
以表賢崇善芳徽足式張林陳夫人碑明景內映朗

並著節於松筠玉融詩日月共為永矢心於冰雪者

也古節婦吟瑤池古冰雪為妾作
心肝死者儻復生剖與良人看

妬婦

談禪居士聞獅吼以茫然蘇軾詩龍邱居士亦可憐

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按東坡謔居黃岡與陳

有聲妓柳氏則以杖擊照壁大呼客至為散去河東

柳郡也杜詩有河東女兒身姓柳之向故引以為戲

吼獅子聲蓋借用傳燈佐命相臣命犢車而自載

王導妻曹夫人性妬導憚之乃密營別館衆妾羅列

夫人知之乃命駕將婢持刀尋討導恐飛趨出門猶

恐遲以左手攀車欄右手提塵尾以柄打牛狼狽而

前司徒蔡謨聞之戲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

但謙退而已謨曰吾往與羣賢共遊洛中何曾聞有

尾導大怒謂人曰吾往與羣賢共遊洛中何曾聞有

蔡克王文穆宜添四畏之堂見鬪錄王文穆公夫人

侍竟不可得宅後作堂名三畏楊文公戲鶴孝標敵

有三同之慨甫史劉峻字孝標常自為序云余自比

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

一同也敬通達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

生亦擯斤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於身恐傷

操井曰余有悍室亦令家道坎珂此三同也

盛德謝公未許重窺世說謝太傅安劉夫人性忌嘗

便下惟太傅索一開夫我見猶憐李氏幾逢毒害世

人不許曰恐傷盛德耳溫平蜀以李勢女為主

桓溫尙明帝女南康公主溫前統頭髮垂委地

聞按刀率婢往欲斫之見李在窗前梳頭髮垂委地

姿貌端麗徐結髮斂手向前曰國破家亡本無心

至此若能見殺是所本懷神色閒正辭氣悽婉主乃

猶憐何况老奴遂善遇之如逢九子之魔史大夫裴

談崇奉釋氏妻悍妬談畏之如嚴父謂人妻有可

畏者三少妙之時觀之如生菩薩及兒女滿前視之

如九子魔母至五十六十薄施妝粉或青或黑視之

如鳩盤茶時韋廢人頗襲武氏風軌中宗漸畏之內

冥唱迴波詞有優人詞曰迴波爾時榜棹怕婦也是

大好外邊祗有裴談內裏無過李老韋后意色自得

以束帛或作三公之跽魏畧桓範不肯下呂範謂妻

賜之

為呂子

受屈

可憐捉跽之情每杖夫輒以兩手各捉縋跽

每杖夫輒以兩手各捉縋跽

每杖夫輒以兩手各捉縋跽

每杖夫輒以兩手各捉縋跽

每杖夫輒以兩手各捉縋跽

每杖夫輒以兩手各捉縋跽

每杖夫輒以兩手各捉縋跽

每杖夫輒以兩手各捉縋跽

每杖夫輒以兩手各捉縋跽

每杖夫輒以兩手各捉縋跽

一日婦欲成衣乃捉縋附元直見之謂當受杖何啻
失色驚怖婦曰不也捉此欲成衣耳乃欣然
執刀之畏蜀志孫權以妹妻劉先主妹才捷剛猛有
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先主

每八中心更有見圖愈疾南史劉繪妹為鄱陽王如
常凜凜成疾繪乃令殷倩畫王與寵姬共照鏡狀如
如追傷密令媼示如如見乃稱之罵曰故宜早死於

欲悲憤遂歌誦賦沈身西陽雜俎臨濟有婦早死相
是悲憤遂歌誦賦沈身西陽雜俎臨濟有婦早死相
病亦痊除誦賦沈身西陽雜俎臨濟有婦早死相

氏字明光性如忌伯玉常於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
曰娶婦得如此吾無憾矣妻曰君何得自沈而後死
欲輕我吾死何患不為水神其夜乃自沈而後死

日夢見語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為神矣伯玉遂
終身不復渡水有婦人渡此津者皆壞衣素妝然後
形濟不爾風波暴發醜婦雖妝飾而神亦不妬也於

是醜婦諱之亦莫不虎著臙脂之號晉確類書陸慎
自步形容以塞噴笑虎著臙脂之號晉確類書陸慎
吏民號曰龍疑露井之靈南史梁武帝後宮通夢

臙脂虎龍疑露井之靈南史梁武帝後宮通夢
於帝體將不安龍輒激水騰涌於露井上為殿衣
服委積常置銀鹿盧金餅灌百味以祀之故帝卒不

於帝體將不安龍輒激水騰涌於露井上為殿衣
服委積常置銀鹿盧金餅灌百味以祀之故帝卒不

服委積常置銀鹿盧金餅灌百味以祀之故帝卒不

服委積常置銀鹿盧金餅灌百味以祀之故帝卒不

服委積常置銀鹿盧金餅灌百味以祀之故帝卒不

其名妻妒每令婢隔簾奏樂後妻病甚語夫曰我死
若近婢我立取之後其夫幸一掌衣婢方寢息忽有
聲如霹靂帷帳遇功封而翻哭典論王琰以功封其
皆裂遂驚死

將娶聞賊至而齊驚五代史王鏐曰黃巢既欲南來
妾也

如降玉人兼妒拾遺記甘后玉質柔肌態媚容冶先
巢雪河南獻玉人高三尺置后側潔白齊潤觀者月

殆相亂惑嬖寵者非惟嫉於甘后亦如於玉人也

點空存說苑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上官昭容以搯
意輒印其面故隱約幔中之花影南史梁柳枝愛音

有月照錢點隱約幔中之花影

麗曾不敢視侯射張穰與悒狎而為悒妻所敬重穆

請淡先相問夫入悒每欲見妓常因發請奏樂其妻

隔幔以坐妓然後敢猜疑屏上之羅裙要鏡車武子
出悒因得一留目焉

兄宿取一絳初衣掛屏風上其婦拔殺乳母今何酷
刀竟上林發被乃其兄也慙而退
管畫賈充婦廣城君郭槐性妒忌初充子黎民三歲
乳母抱之富闔黎民見充入意笑充就而拊之槐望

見謂充私乳母卽殺之埋侍婢分復生齊書于質
黎民戀念而死充遂無嗣之
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遠日乃誕言其父昔
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輒語之掩鼻工
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爲惡既而嫁之生子掩鼻工
譏之態國策楚朝襄謂美人曰王愛子甚矣然惡子
日美人見寡人必掩其鼻何也入宮見妒之情司馬
對曰似惡聞王之與王命劍之入宮見妒之情遷報
任安書女無美惡入宮見妒戰國策婦怒因斷髮合
人之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妒者其情也怒因斷髮
宣城公主下嫁裴頭強有髮妹主怒死猶毀形典論
則耳劇鼻斷髮帝怒斥爲縣主怒死猶毀形袁紹
妻諸妒紹死殺紹寵婢五人爲死者有知休撻悍虎
悉見紹于地下乃身張黑面以其形休撻悍虎
速齋聞覺延平吳氏姊六人皆妒悍時號六虎其
中五虎尤甚嘗夜分聞堂廡間喧呼聲同室皆懼五
虎怒曰狂鬼敢爾耶闔戶移榻中庭持刀英逆如鱗
獨寢徹旦寂然人謂五虎之威鬼猶畏也英逆如鱗
梁張潘如婦賊忽有逆其如鱗喜郎君之歸京國北
犯其忌制赴湯蹈火瞋目攘袂

青書頁試卷十八 如婦

瑣言張揚與晉州外財所愛營妓生一子其內蘇氏
妬忌不敢取歸乃與所善張處士爲子居江淮間常
致書問其存亡資以錢帛及漸長教其讀書有人告
以非處士子爾父在朝官高因竊其父緘札遁歸京
揚已死至家門無識者但云江淮郎君兄弟皆悒然
蘇氏泣謂諸子曰誠有此子我年少無端致其父子
死生永隔我罪矣家眷衆泣取顧愛姬之出宮門遺
入宅齒請兄之列名爲仁龜
記莊宗愛姬生子后心如之一日元行欽侍上側上
問曰爾新後婦其復娶乎吾助爾聘后指愛姬請曰
帝憐行欽何不賜之上不得已陽諾之后趣拜謝行
欽再拜起顧愛姬已肩輿出宮門矣莊宗不樂稱疾
不出者不思樛木之恩化行女子詩序樛木后妃速
累日無嫌如翻謂螽斯之什撰自男人如認謝太傅劉夫
之心焉公既深好聲樂後遂願欲立姬妾兒子外甥等共門
公既深好聲樂後遂願欲立姬妾兒子外甥等共門
以諷已乃問誰撰此詩答云周公夫人曰周笑愁詩
公是男子相爲爾若使周姬撰詩當無此也
之徒詠抒情集李廷堃策名蜀中爲舒州軍倂其妻
情如一日錦閣連宴三宵不歸妻達意云來

必刃之泣告州牧徙居佛寺泱辰晦迹因誠愁諱曰
到來難遣去難留著骨黏心萬事休潘岳愁絲生鬢
裏婕妤悲色上眉頭長途詩盡空騎馬遠雁聲豈瘡
初獨倚樓更有相思不相見酒醒燈背月如鉤
患之能懲在蘭香別傳杜蘭香降張碩碩妻無子娶
妾妻如不已碩謂香如此云何香曰此易
治耳言卑而妻患瘡委頓碩曰妻將死如何曰此瘡
所以治如瘡如如亦當瘡數日之間瘡愈而妻無如
心遂生無勞賣阜莢南史豫章內史劉休妻王氏甚
數子
十枝令休於宅後開小店命不用煮鴛鴦南史梁武
王氏親賣阜莢婦帝以辱之
侍兒十餘輩帝悅之鄰后憤志成疾左右曰山宜並
海經云食鴛鴦肉止妒鄰后食之妒果減半
付之爾爾南史尚書古丞勞彥遠以善碁見親婦如
傷其面帝曰我爲卿斷之彥遠爾爾從吉
其夕賜誰復問其卿卿見夫婦篇每
藥殺之

廣事類賦卷第十九

錫山華希閔芋園著

同學鄒升恒慎

胞弟 希閔黃圃重訂

閨閣部

美人

才女

姬妾

婢媵

美人

如花如玉

詩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又有女如王傾國傾城侍上歌曰北

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

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嘆息曰善世豈有

此乎平湯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刻茗華之玉符書

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

策伐岷山獻二女曰琬曰琰策刻裂褒女之繒世紀

其名于茗華之玉若琬是琰華是琰

妹喜好聞裂繒聲又褒姒好聞誇南威於晉苑戰國

裂繒聲王發繒裂之以適共意

三公得南之威教西子於吳門吳越春秋越王以吳

以容步三年使范蠡于吳吳王大悅金屋會藏

阿嬌女漢武故事武帝年數歲長公主抱問曰見欲

嬌當作金羅幃還致李夫人漢書李夫人卒上憐閔

上思念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迺夜張燈

燭設幃帳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

夫人之貌還帷坐而步又不芝生殿內麗娟風前縹

緜洞冥記漢武帝所幸宮人名麗娟年十四王膚柔

歌李延年和之于芝生殿唱迴風之曲庭中花皆翻

落常致娟于琉璃帳恐塵汚其體也帝常以衣帶繫

娟袂閉于重幕中恐隨風起也娟以琥珀為佩昭陽

置衣中不使人知乃言骨節自鳴相與為神怪昭陽

宮中飛燕掌上輕盈西京雜記趙飛燕體輕弱善

女弟昭儀不能及也但昭儀弱骨豐肌尤工笑語二
人並色如紅玉為當時第一皆擅寵後宮飛燕外傳
飛燕體極輕盈寶帳白綾窺來甘后謙如句注
能為掌上舞

壺紅淚迎到靈芸

拾遺記薛靈芸容貌絕世谷曰守常山郡以千金寶賂聘之以獻魏

文帝靈芸別父母淚下需衣以玉唾壺盛之壺則紅

色及至京師壺中淚凝如血帝以文車十乘迎之駕

青色之牛道側燒石葉之香京師數十里高燭之光

相繼不減車塵起蔽星月時人謂為塵宵又築高臺

列燭于下名曰燭臺遠望如列星墜地又于大道傍

一里置一銅表高五尺以誌里數帝乘驪玉之輦以

望車徒之盛嘆曰昔言朝為行雲暮為行雨今非雲

非雨非朝非暮因改靈芸之名曰夜來外國獻火珠

龍鸞之釵帝曰明珠翡翠尚不勝况平龍鸞之重乃

止夜來妙于女工雖處深帷之內不用燈燭裁製立

成非夜來縫製帝不琥珀吳宮之如意吳錄吳主潘

服也宮中號曰針神琥珀吳宮之如意夫人父坐法

夫人輸入織室美態少儔同幽者百餘人謂夫人为

神女敬而遠之有司聞于吳主使圖其容貌夫人为

厭不食減瘦改形工人寫之以進吳主吳主以琥珀

如意撫案曰此神女也愁貌尚能感人况在歡樂乃

納于後宮巢琉璃孫氏之圍屏拾遺記孫亮作琉璃

于月下清夜舒之嘗與愛姬四人皆振古絕色一名

朝姝二名麗居三名洛珍四名潔華使坐屏風內而

香皆異國所出百洗不歇名百濯香四人來侍皆以

香名前後為次不得亂瓊樹朝朝見陳晝後主曲有

所居室名為思香媚寢瓊樹朝朝見有玉樹後庭花

臨春樂等其略云璧月夜夜滿瓊樹朝金蓮步步生

朝新大抵美張貴妃孔貴嬪之容色也

南史東昏侯所愛潘貴妃名玉兒帝大起芳樂玉壽

諸殿鑿金為蓮花以貼地合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

蓮花巧笑則錦衣施粉古今注魏文帝官人絕所愛

也衣段巧笑四人皆日夜在側瓊樹始為蟬鬢望之繚

紗如蟬翼巧笑錦衣絲履作紫粉拂面尚衣能歌舞

夜來善窈窕則素襪凌雲道山清詠李後主宮嬪皆

為衣裳窈窕則素襪凌雲道山清詠李後主宮嬪皆

高六尺蓮中作品色瑞雲台窈窕以帛纏足纖小

屈上作新月狀著素襪舞雲中回旋有凌雲之態合

德分憐於廣袖飛燕外傳飛燕妹趙合德膚滑出浴

山黛施小朱號慵來粧常與飛燕並坐談睡其袖合

德曰妙唾染人紺袖正似石上花假令向方為之未

必能若此乃玉環擅寵于華清太真外傳楊貴妃小

賦石華廣袖

每年冬十月幸華清宮華清有崇正樓即貴亦在洛

如梳洗之所有蓮花池池即貴妃澡沐之室若游龍榮

水神仙曹植洛神賦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

飄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太巫山雲雨宋

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蓉出綠波玉

高唐賦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息而晝寢夢見一婦人

曰妾在巫山之陽高唐之阻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

朝暮壽陽盧家少婦之堂梁武帝歌河中之水向東

十二能織綺十五採桑南陌頭十六嫁為盧家婦十

七生兒字阿侯盧家蘭室桂為梁中有鬱金蘇合香

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瑤珞掛鏡爛生

光人庄富貴何所望恨不早嫁東君王沈佺期詩盧

家少婦宋氏東隣之子宋玉好色賦天下之佳人莫

善金堂宋氏東隣之子宋玉好色賦天下之佳人莫

太長城之一別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

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媽然一笑惑

陽城迷下蔡然此女登牆芙蓉卓女之顏西京雜記

問臣三年至今未許也芙蓉卓女之顏西京雜記

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

七而寡為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

楊柳小蠻之舞

白居易詩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

小蠻飛瓊乘輦而來

漢武內傳西王母乘紫雲之輦

善舞飛瓊乘輦而來

上殿呼帝共坐命侍女許飛瓊

鼓震雲弄玉吹簫而去

秦穆公以女弄玉妻焉作鳳鳴

樓教弄玉吹簫感鳳

絳仙解畫修眉

待兒小名錄隋

來集一日隨鳳飛去絳仙解畫修眉

仙善畫長蛾眉由是官嬪御皆倣此

宮吏日供螺子黛五斛名蛾徐而進之帝每倚簾顧之移時不去

孫壽濃妝懸髻

後漢畫梁冀妻孫壽色美善爲妖態

以爲

唐宮三國並是麗人

旨趣大嫂封韓國夫人三姨封號國夫人

八姨封巧會

國夫人同日拜命皆月給錢十萬以爲脂粉之資

然

有美觀常素面朝天

江左二喬同歸佳婿

策破皖城得喬公兩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喬瑜納

小喬江表傳策從容戲喻曰喬公二女雖流離得吾

二人作婿

風前待月之詞

元稹會真記鴛鴦詩云待

亦足爲歡

風前待月之詞

帝非無嫫母

軒轅本紀黃帝納嫫母使訓宮人有淑德

齊王反愛無

鹽列女傳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也白頭深目長

行年四十無所容乃自謁宣王左右大笑宿瘤非醜

日此天下強顏女子也宣王召見拜爲后宿瘤非醜

列女傳宿瘤女也項有大瘤故號宿瘤歷齒偏妍好色賦

女閔王后也項有大瘤故號宿瘤歷齒偏妍好色賦

妻逢頭攀耳齟唇歷齒旁行鵠僕武侯曾擇襄陽者

又齊且痔登徒子悅之使有五子

承彥謂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才堪相配許允

何嫌見夫婦篇曰莫作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許允

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

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

之所以不知曠且同室於隴廉楚詞璋璋雜於龔窪兮

廉古醜女孟不見明妃翻遠嫁至今青冢草織織景寧元年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嬙爲關氏西京雜記

元帝後宮既衆使畫工圖形披圖召幸諸宮人皆略

畫工

獨王燭不肯迷不得見匈奴入朝求美人為關

六

氏於是上按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為後宮第一
帝悔之而名籍已定重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乃窮按
其事畫工皆棄市歸州圖經塞外草俱白惟明妃冢

獨青號

曰青冢

才女

班姬團扇之詩班婕妤好詩新製齊純素皎潔如蔡琰

琴絃之識蔡琰別傳琰字文姬六歲時父邕夜鼓琴

之琰曰詠柳絮於風前世謝太傅問口白雪紛

第回絃詠柳絮於風前何所似元曰晉書劉琨妻陳

未若柳絮因風起日頌椒花於元曰氏聽辯能屬文

嘗正旦獻翩翩賦茗之才小名懿鮑昭妹字令暉才

椒花頌翩翩賦茗之才思亞於昭著香茗集行世
嫋嫋簪花之格善斷衛夫人從姊名恒袁昂評其書
爭傳咏絮之篇西邸昭容可使量才景龍文館起唐
佳人麗傲簪花之格

兒母鄭氏方媛夢神人界之大秤曰持此可秤量天

下生彌月鄭弄之曰爾非秤量天下者乎孩啞應之

後入掖庭年十四聰明敏達才華無比天后聞而試

之援筆立成皆如宿構景龍問恒掌宸翰其軍國謀

猷生沒大柄多其所決至若幽求英雋贊典詞藻國

其力進士何妨不擢南楚新開閩圖一妹甚聰慧文

也家有一進士紅箋一首相如翻作女流帝以合歡水

所恨不櫛耳紅箋一首相如翻作女流帝以合歡水

景賜吳絳仙絳仙以紅箋進詩花蕊百篇王建居然

謝帝曰絳仙才調女相如也花蕊百篇王建居然

國色後山詩話費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宮至

於曹昭能續史後漢書扶風曹世叔妻同郡班彪之

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未竟而卒詔昭

就東觀藏書閣題而成之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詔貴

人師事焉伏女解傳經漢書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

於曰大家伏女解傳經漢書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

於是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注衛宏尚書序云

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云

隔紗幙而講授

見母子篇紗幙受業注

施步障以酬賓

世說王獻之與

容談義不勝其兄凝之妻謝道韞造婢白曰請與江小郎解圍乃施青紗步障自蔽與客談客不能屈江

令才華未勝陳宮學士

南史陳後主嘗使江總等十人預宴號曰狎客先令張貴

妃等八人雙采箋製五言詩十客一時繼和遲則罰

酒又後主嘗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爲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采其尤艷麗者使歌之季

商隱詩滿宮學士皆顏色江令當年只費才右軍筆

法還師衛氏夫人

見書法篇末注

甄后九齡先耽筆硯

硯書

甄后九歲喜書輒用諸兄筆硯兄言當作女劉家三博士耶曰古賢女未有不覽前代成敗者

妹尤著才名

南史劉孝綽三妹並有才學第三妹適徐緝文尤清拔所謂劉家三娘也併卒

妻爲祭文辭甚悲愴悱父勉書答秦嘉寫花牋而奇

欲爲哀辭見此文乃閣筆

恨見夫婦篇思寶

機成蘇蕙托文錦以傳情見夫婦

之錦

徐惠妃小山之作

唐書徐惠妃名惠堅之女也生五月能言四歲通論語八

歲能屬文父嘗使擬騷騷作小山篇太宗召爲才白

人軍旅未寧上疏諫修宮室詞甚典美上然之

金鑿紫石之文合璧白樂天文字金鑿年十歲忽書

石欲刊文士傳妙詠新妝釵鳳鏡鸞之句朝野僉載

乃以刑女書爲新妝詩好事者多傳之詩曰

日容華幼善屬文嘗爲新妝詩好事者多傳之詩曰

宿鳥驚眠罷房權乘曉開鳳釵金作縷鸞鏡玉爲臺

妝似臨池出人疑月下來代哦白燭香蘭醉草之吟

自憐終不見欲去復徘徊非婦人之事自是專以婦道

壯夢瑣言樂昌孫氏進士孟昌期之內子也善爲詩

一日焚其集以爲才思非婦人之事自是專以婦道

內治孫有代夫贈人白蠟燭詩曰景勝銀缸香比蘭

一條白玉逼人寒他時紫禁春風夜醉草天書子細

看牛女則眠中講義

記聞牛肅長女曰應貞適弘農

十三凡誦佛經二百餘卷儒書子史數百卷親族驚

異之初應貞未讀左傳父方擬授之夢中忽誦春秋

起惠公元妃孟子終智伯貪而復故韓魏反而喪之

凡三十卷一字無遺天曉而畢當誦時其父驚駭數

呼之都不容覺而問之試令開卷則已精熟矣後遂

學窮三教博涉多能每夜眠熟與文人談論皆古之

知名者或稱王弼鄭元王衍陸機往來答難識論
 起往往數夜不已又夢製書而食之每夢食數十卷
 則文體一變如是非一所薛媛則鏡裏圖形雲溪友
 爲詩賦文詞名曰遺芳集薛媛則鏡裏圖形
 八南楚材者旅遊陳穎歲久穎守慕其儀範將欲以
 女妻之楚材家有妻以受知于穎收遂誥之遣僕歸
 取琴書似無旋返意其妻薛媛善書畫妙屬文徵知
 其意乃對鏡圖其形并詩四韻以寄之曰欲下丹青
 筆先拈寶鏡端已懸顏索莫漸覺鬢凋殘淚眼描將
 易愁腸寫出難恐君軍忘却時展畫圖看楚材得之
 甚慚遂歎雲飛而雨散雲溪友議嚴灌夫娶慎氏十
 還借老歎雲飛而雨散雲溪友乃拾其過而出之慎
 氏慨然爲詩以詠曰當時心事已相關雨散雲飛一
 餉間便是孤帆從此去不堪重上望夫山灌夫覽之
 悽感復嗟拂杵與調砧打情集會昌中邊將張睽防
 爲夫婦嗟拂杵與調砧打情集會昌中邊將張睽防
 作龜形詩詣闕進上詩曰睽離已是十年強對鏡那
 堪重理妝聞雁幾回修尺素見霜先爲製衣裳開箱
 墨練先垂淚拂杵調砧更斷腸繡作龜形獻天斯皆
 子願教征客早還鄉勅賜絹三百疋以彰才美斯皆
 才逾鮑妹詩品鮑昭嘗答孝武云臣妹才韻敵左芬

晉書左貴嬪名芬思之妹善綴文武帝聞而納之姿

陋無寵以才德見禮言及文義辭對清華左右侍聽

無不稱美帝重芬詞藻每有方物異 並著玉臺之詠

實必詔為賦頌以是屢獲恩賜焉 咸誇錦字之能

乃令徐陵撰玉臺新詠以大小其體 詩 咸誇錦字之能

見夫婦篇織 每筆牀之在手俱硯匣以隨身玉臺新

中之錦注 每筆牀之在手俱硯匣以隨身玉臺新

瑯硯匣終日隨身 信是掃眉之才子見美人賦花

翠筆牀無時離手 信是掃眉之才子見美人賦花

豈徒刺繡之針神見美人賦 若乃花裏送郎李清

常恨桃源諸女伴 柳梢待月朱淑真詞月上柳

等閒花裏送郎歸 柳梢待月朱淑真詞月上柳

機漫詠蕙蘭北夢瑣言魚元機甚有才思咸通中適

蘭消歇歸春園楊柳東西絆客舟自是縱懷竟 李清

以殺侍婢為京兆尹溫璋所殺有集行于世 李清

照空懷金石本集李清照號易安居士適趙明誠有

有鸞嘗云猥以桑榆之晚景配茲駟僮 斯皆並擅才

華未免懷漸婦德

姬妾 附妓

古稱內寵

左傳齊侯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

亦曰小妻

漢書枚乘死詔問乘子

無能爲文者後乃得其孽子臯臯比房媵媵列子公

後庭比房

數十皆擇

列屋柔靡

韓愈文粉白黛綠

堪

嗤染髮

謝靈運詩陸長染白髮欲以媚欲笑圖眉

類書瑩娘平康妓也玉淨花明尤善梳掠畫眉日作

一樣唐斯

立戲之曰西蜀有十眉圖汝眉癖若是可

碧玉汝南之寵

東坡集樂府

率衆同志

爲修眉史矣

碧玉汝南之寵

東坡集樂府

歌一云汝南王妾

庚信詩

綠珠石氏之姬

晉書石崇

定知劉碧玉

倫嫁汝南王

綠珠石氏之姬

晉書石崇

所愛不可得也秀怒嫺詔收崇崇謂綠珠曰我今爲

爾得罪珠泣

日當效死死

桃根桃葉

古今樂錄王獻

于君前因自投樓下而死

桃根桃葉

之愛妾名桃葉

之愛妾名桃葉

妹曰桃根獻之嘗臨渡作歌以送之曰桃葉復桃葉
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來迎接又曰桃葉復
桃葉挑葉柳氏柳枝章臺柳傳韓翃少負才名隣尼
連桃根葉柳氏柳枝章臺柳傳韓翃少負才名隣尼
邀韓共飲謂韓曰公當今名士柳當今名色名色配
名士不亦可乎遂以與韓韓後爲侯希逸從事以世
方擾不敢以柳自置之都下三歲不果迂寄詩曰
章臺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攀
折他人手柳答曰揚柳枝芳菲節可恨年年贈離別
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後爲番將沙吒
利所劫墜之專房虞侯許俊謂姁曰當爲足下致之
乃造少屯之第同共出排闥直入扶柳氏馳馬而出
時沙吒利恩寵殊等胡耀禍訪于希逸希逸以事聞
諸朝詔以柳氏還胡語林韓退之侍姬一名絳桃一
名柳枝退之奉使王庭奏至壽陽驛有詩曰風光欲
動別長安春半城邊特地寒不見園花并巷柳馬頭
惟有月團圓益有所屬也迨歸柳枝竄去家人追獲
及鎮州初歸詩曰別來揚柳街頭樹攏亂春風只欲
飛惟有小桃園裏住落花不發待郎歸自是專屬意
絳桃矣季義山集柳枝洛中里娘也年十七吹葉管
蕊調絲管聞李義山燕臺詩紅拂還同紅線紅拂
乃折柳枝結帶贈義山乞詩

靖微時詩見楊素有一妓執紅拂侍側目靖久之靖

歸逆族夜有紫衣戴帽者叩門而入脫去衣帽乃一

美人曰妾楊家紅拂妓也問天下人多矣未有如公

者絲蘿願托喬木耳李靖遂與之俱適太原紅線見

美人篇博雪兒更有香兒注麗情集元載侍姬薛瑤

通經史注雪兒更有香兒注麗情集元載侍姬薛瑤

英幼以香屑飲啖之長而肌膚香故名香兒楊炎贈詩

日雪面淡蛾天上女鳳簫鸞翅欲飛去玉釵翹碧步

無塵楚腰如田田錢錢書史辛棄疾二妾一名田田

柳不勝春田田錢錢書史辛棄疾二妾一名田田

善人真真好合璧沈真真柳將軍愛妾也麗情集

鶯鶯燕燕隨恩漫然錢瑋范十二郎二女為富民陸

羣妾散燕燕身以葬焉簡簡師師白居易詩蘇家小女

去陸死靈身以葬焉簡簡師師白居易詩蘇家小女

葉眼合璧宋徽宗時愛崔徽之圖畫元集崔徽河中

津城名妓有李師師愛崔徽之圖畫元集崔徽河中

相從累月敬中歸情懷愁抑乃寫真奉書托白知退

寄與裴敬中曰為妾謝敬中崔徽一旦不及卷中人

且為郎死矣憐靜婉之腰肢南史羊侃姬妾侍列窮

元稹為作歌

腰圍一尺六寸成謂能掌上舞又有命艷風而辨寶

孫荆玉能反腰貼地銜得席上玉簪命艷風而辨寶

見美人篇不倩琴客以彈絲于撫琴字琴客我琴客

又妓名顧况有素口纒腰之伎見美人篇楊玉梅白

藕之姿麗情集詹天游屬意朱驢馬家粉兒口占曰

個也銷魂宋遂以粉兒與步香塵而窈窕拾遺記石

數十人各含異香使行而笑語則口氣從風而颺又

薛沈水之香如塵未布象牀上使姬踐之無迹者則

賜珍珠百琲有述者節其飲食令體輕弱故隔花障

閣中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琲真味

而依稀天寶遺事寧王有樂妓寵姐善歌而色美容

設七寶花障召寵姐歌于障後白解誦靈光賦蜀志

侍婢數十能為聲樂又悉能歌金縷衣國史補杜秋

教讀書能誦魯靈光賦賦能歌金縷衣國史補杜秋

勸君莫惜少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

竟

月一類自一

二

枝後沒入宮又放歸杜兩乃王馬枕邊麗情集宋沈

殿輒驚見一白駒以縵縛腹超軼如飛掩之不及入

臥則置枕下夜每金絲帳底杜陽編元載寵姬薛瑤

失所在口則如故飛燕綠珠不能過肉可

也葦以金絲帳却塵褥處之以紅綉衣衣之

成臺五代史孫晟官至司空每食不設几國原是妓

天寶遺事申王每至冬月風雪苦寒女是尙書雜錄

帝選女子知書可信任者六人以爲女尙書世謠王

丞相導幸妾雷氏頗頂政事納賄蔡公謂之雷尙

書娘名御史桂苑叢談國樂婦人有承新婦御史娘

歌御史娘花前月底奉君王九重戴盡風流天寶遺

深處無人見獨把新聲傳順郎戴盡風流天寶遺

平康坊妓所居之地京都俠少萃集于此每年新進

士以紅箋名紙遊謁其中時呼此坊爲風流薈澤類

收憐時世肅不許羣妾作時世妝口作逆香唐顏頡

官妓盧嫖兒姿貌端秀口中常作芙蓉香有吹爲蘭

蜀僧曰此女前身爲尼誦法華經二十年

氣見美人賦芝別玉簫以遺詩雲溪友議韋臯少遊

小青衣曰玉簫年七歲常令侍臯年長有情韋去與

玉簫約曰少則五載多則七年來取因留玉指環并

詩曰黃雀銜來已數春別時留解贈佳人長江不見

魚書至爲遺相思燕入秦逾八年不至絕食而殞後

十年韋鎮蜀他鎮送一歌妓來亦聽箜篌而成市

以玉簫爲號觀之乃眞玉簫也

滌蓋記徐月華本高陽王妃善彈箜篌而歌其聲入雲

塞曲後爲將軍原土康妾每鼓箜篌而歌其聲入雲

聽者成市見才女篇閉戶枇杷花裏見美人篇

花裏閉魚元機注憐王腕而微吟吟窗散錄李愿姪真珠後爲

門注牛僧孺妾僧孺妾盧肇文延

干中寢會眞珠沐髮以手捧其髻插金釵于兩鬢間

僧孺命盧詠詩盧曰却道相公憐玉腕故將綵手整

金入紅裙而競醉韋愈誌長安衆富兒整羅襪

有迷香雲仙雜記史鳳宜城妓也待客有差等最上

者有迷香洞神舞枕鏤蓮燈次則交紅被傳

香枕下列不相見以閉門羹待之使人致語曰請公

夢中來馮垂客宣城發囊有錢三十萬盡納之得至

送香洞題九述詩泥惟沾絮東坡集東坡在徐州參

干照春屏而歸泥惟沾絮東坡集東坡在徐州參

上合妓求詩參口占云多謝尊前窈窕娘好將幽

夢惱襄王澤心已作沾泥潔肯逐春風上下狂司

空見慣而寧閑州雲溪友議劉禹錫赴任蘇州道過揚

醒見二女子在旁驚非已有也問之乃曰郎中席上

與司空詩因遺妾來侍寢問何詩曰高髻雲鬟宮樣

妝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御史狂言而不忘古今

慣渾閑事懶亂蘇州刺史賜御史狂言而不忘古今

杜牧自御史分司洛陽時李愿罷鎮閑居聲妓豪華

為當時第一嘗宴客女妓百餘人皆殊色牧暇日注

視問李曰間有紫雲者孰是李指視之收復凝睇良

久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妓亦皆回首

破顏收自飲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

遣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回

戀春色於鏡湖古今詩話元稹麻訪浙東喜官妓劉

魚人以爲慈憶蛾眉於錦水罷情華元稹使蜀籍妓

鏡湖春色耳憶蛾眉於錦水薛濤有才色往往侍焉俊

薛濤有才色往往侍焉俊

薛濤有才色往往侍焉俊

登翰林以詩寄曰錦江滑膩峨眉秀幻出文君與薛
博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詞客皆
停筆箇箇公侯欲夢刀別後相錦瑟傳情詩話李義
思隔烟水菖蒲花發五雲高
詩人莫曉其意或謂紅綃寄泪麗情集灼灼錦城官
是令孤楚家青衣名紅綃寄泪枝也善舞柘枝能歌
水調御史裴質與之善裴召還灼鍾乳三千金釵十
杓每遣人以軟紅綃聚淚爲奇
二談苑牛僧孺自誇服金石千金甚得力而歌舞之
妓頗多白樂天戲贈詩云鍾乳三千兩金釵十二
行按鍾乳生岩穴處陰溜山液而成中空下垂似蠟
傷管子凍服延年十二行或言六鬢齊眉比立爲釵
十笑子野之蒼毛古今詩話張子野年八十五尚買
妾東坡作詩曰錦里先生自笑狂
莫欺九尺鬚毛蒼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
作柱下相君猶有齒江東刺史已無腸平生謬作安
昌客略遣彭宣到後晒子京之半臂北夢瑣言宋子
堂全篇多用張姓事
于錦江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子京
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取服忍凍而歸韓退之
尚有巷柳之吟見上柳氏司馬遷且有清娛之侍女

子傳司馬遷侍妾名隨始知我見猶憐見妬婦篇我

清媛子長遊覽嘗從焉始知我見猶憐見妬婦篇我

亦復誰能遣此齊書張瓌位光祿妓妾盈房或議其

未能遣至若鳳窠羣女姑臧記太守張憲使媚妓戴

此耳閣下奏書者號傳芳妓酌酒者號龍津女傳食者號

仙盤使代書札者號墨張案換香者號麝姬掌詩案

者號雙清子總名曰鳳窠天上書仙麗情集長安中

羣女又曰團雲隊曳雲仙天上有媚女曹文姬

尤工翰墨為開中第一時號書仙有任生者投之詩

曰玉皇前駁掌書仙一染塵心下九天莫怪濃香熏

骨膩雲衣曾銀缸斜背篋名紙十數詣平康里因留

惹御爐烟銀缸斜背篋名紙十數詣平康里因留

宿賦詩曰銀缸斜背篋名紙十數詣平康里因留

王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挂枝香素頸當筵

柳永詞秀香家住桃花徑算神仙才堪並層波細剪

明府賦王圓樵素頭愛把歌喉當筵逞過天邊亂雲

愁青樓朱箔如花今日美人棄我去青樓朱箔天之

疑綠水紅蓮詩落句云綠水紅蓮一朵開千花萬草

涯綠水紅蓮詩落句云綠水紅蓮一朵開千花萬草

無顏色不知何人題也錄此詞寄樂天乃樂天十五年
前似夢遊曾將詩句結風流偈助啼黃鸝而惜別事
笑歌朝阿軟那知傳誦到通州刺史郡有妓善歌色亦
詩韓泯鎮浙西戎昱爲部內刺史郡有妓善歌色亦
閑妙昱情屬甚厚泯聞其名召置籍中昱不敢留色亦
于湖上爲歌詞以贈之且曰至彼必首唱是詞既至
韓爲開筵自持盃令歌果唱戎詞曲既終泯曰戎使
君於汝寄情耶妓堦然起曰然淚隨言下韓卽時歸
之其詞曰好去春風湖上亭柳條蕨蔓繫離情黃鸝
久住渾相識欲登雪嶺以爭妍雲溪友議崔崖張祐
別類啼四五聲登雪嶺以爭妍齊名每題詩媚肆譽
之則車馬盈門毀之則杯盤失措嘗嘲李端端詩曰
黃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烟窓耳似鐺獨把象牙梳揮
鬢崑崙山上月初生李因往乞哀乃更贈曰覓得
驅被綉鞍善和坊裏取端端揚州近日渾成錯一朶
能行白牡丹于是賓客競臻其戶或戲之曰李家
娘子纔出墨池便是賓客競臻其戶或戲之曰李家
鴛鴦於池畔我夢瑣直江淮間名妓徐月英送人詩
生憎平望橋頭水棲鳳凰於枝間侯鯖緣元微之人
忍照鴛鴦兩背飛

名妓劇欽將別作詩云花枝臨水復臨堤也照清
江也照况寄語東風好擡舉夜來曾有鳳凰棲
衆鳥之有托寺中興間氣集李秀蘭嘗與諸賢會開元
日夕佳長卿對曰衆鳥欣有靚荷珠之暫圓鮑生詩
托舉坐大笑論者兩美之
珠雖暫圓多情奪瓊枝於宴席雲溪友議鄭史與蔡
信有短姻緣
座有瓊枝者鄭之所愛而席之覓愛卿於君前詩話
最妍蔡強奪之行鄭莫之競也
公爲陝西安撫使李師中過之李有詩名席間爲官
妓賈愛卿賦詩曰願得貔貅十萬兵犬戎巢穴一時
平歸來不用封侯印飄紅袖以拂塵壁雷箱記魏仲
只問君王覓愛卿
陝郊僧寺多留題後復同到見萊公詩已用碧紗籠
而仲先詩獨塵昏滿壁時有從行官妓頗慧以衣袖
拂之仲先徐曰若得時將紅袖墮金釵而露指尖言
拂也應臨似碧紗籠萊公大笑
張祐客淮南幕中赴宴杜牧同坐有所屬意索殿子
賭錢酒後微吟曰殿子遠巡髮手拈無因得見玉纖
纖祐曰但知報道金釵感楊花之撲面杼情集韋壘
落彷彿還塵露指尖

任賓僚盛陳祖席總道書文選向云悲莫悲兮生別

辭登山臨水送將歸以曉毫投賓從請續其句座中

皆不能屬有一妓泣然起曰武昌無限新栽柳不見

揚花撲面飛塵客無不嘉歎尊令唱作揚柳枝詞極

數而散贈數笑山鳥之驚旋辭薏菜君談知福州飲

十綿狗之一拍烈驚怖越墻攀木而逝因賦詩云七

佐酒舉歌一潮乘興登臨對落雁誰在畫樓沽酒處

幾多鳴榜趁潮歸晴來游色依稀見醉後猶飛陶穀

郎漸微山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檀板便驚飛陶穀

禁心於秦女蘭許為郵卒女擁帚掃地胸因與之押

暗詞名風光好日好因緣惡因緣祗得郵亭一夜眠

別神仙琵琶按盡相思調知音少待得鶯膠續斷絃

是何范公屬意於小鬟吹劍錄范文正公守僊喜妓

年介曰慶朔堂前花白栽便移官去未會開年年莫打

常有別離恨為托春風幹當求介遂買以送公莫打

鴨以驚雙翼魏秦詩話呂士隆知宜州好管官妓會

通欲管之妓自不敢辭但恐抗妓不安耳乃舍之梅

聖俞因作莫打鴨詩曰莫打鴨打鴨驚鴛鴦鴛鴦新

莫打鴨打鴨驚鴛鴦鴛鴦新

莫打鴨打鴨驚鴛鴦鴛鴦新

莫打鴨打鴨驚鴛鴦鴛鴦新

莫打鴨打鴨驚鴛鴦鴛鴦新

莫打鴨打鴨驚鴛鴦鴛鴦新

莫打鴨打鴨驚鴛鴦鴛鴦新

向池中浴不比孤洲老鴉鴉鴉
尚欲遠飛去何處鴉鴉鴉鴉
后山詩話司馬溫公為武定從事同幕私幸營妓而

公諱之適會僧盧王荆公往迫之妓論垣而去荆公

為集句驚回一覺遊仙夢又逐流鶯過短堦然而黃

老僧房驚回一覺遊仙夢又逐流鶯過短堦然而黃

金費盡百居易詩黃金費盡教朱閣誰過蘇軾詩朱

井多碧桃枝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朱閣誰過蘇軾詩朱

下美人過枝絮飛春暮詞夢得有詩云春盡絮飛留

不得隨風好子滿陰多麗情悉致諸妓牧視之殊不

去落誰家張水嬉使州人舉觀冀於此際或有陶焉

抑意曰張水嬉使州人舉觀冀於此際或有陶焉

引史如言至日兩岸觀者如堵竟無所得忽有老姥

中姪女皆懼牧曰且不前納當為後期吾十年後必

為此郡十年不來乃從兩所適以重幣結之牧歸朝

以官卑職小不敢發後會周輝入相乃併上三曉乞

守湖州比至鄰已十四年矣亟使召之其母見日向

納十年不來而後嫁嫁已三年生三子矣牧俛首曰

其詞直強之不祥乃禮而遣之因賦詩自傷曰自是

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注以茶盡深紅色絲

葉成陰門庭冷落車馬稀疎

湖戲琴云我作長老爾試參禪問云何謂湖中景琴

答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何謂景中

人答云渚拖六幅瀟湘水鬢髮巫山一段雲何謂人

中意答云隨他揚學士藍微鮑參軍如此究竟如何

坡云門前冷落鞍馬稀老大嫁作鴛鴦易去李商隱

商人婦琴操大悟卽削髮爲尼都中名妓楚蓮香者

鴛鴦去國蜂蝶如何天寶遺事每出入則蜂蝶相隨

空戀蝶尋蜂蝶如何國色無雙每出入則蜂蝶相隨

蓋慕其雞聲催斷天寶遺事長安名妓劉闌容有姿

香也昭述授天長簿與國容相別詎且赴任國容使女僕

賁短書云歡寢方濃恨雞聲之斷愛恩憐未洽款馬

足以無情使我勞心因君減食再期錢樹忽枯

後會以結齊眉長安子弟多諷誦焉慧善歌聽琵琶

許和子吉州永新娼家女也既美且慧善歌聽琵琶

能變新聲臨卒謂其母曰阿母錢樹子倒矣聽琵琶

兮心斷絕侯鯖錄蔡確既新州侍兒名琵琶有鸚鵡

傷成疾脈詩曰鸚鵡言猶在琵琶事已非傷心瘴江

水同渡詠燕子兮泪滂沱麗情集唐元和中和張建封
 不同歸詠燕子兮泪滂沱麗情集唐元和中和張建封
 奇色建封納之燕子樓公楚盼感激深恩誓不再
 適白樂天贈以詩曰黃金不惜買蛾眉揀得如花四
 五枝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盼見詩
 曰舍人責我不能死殉也遂感恨而卒東坡詞云燕
 子樓空佳人何試誦朝雲六如偈蘇集余家有數妾
 在空鎖樓中燕試誦朝雲六如偈蘇集余家有數妾
 獨朝雲隨余南遷其卒也休聽子夜四時歌乘府雜
 誦金剛經六如偈而卒也休聽子夜四時歌乘府雜
 行樂詞謂之子夜四時歌乘府雜
 皆有女子名子夜遺此聲

婢

春草初生

誠齋雜記白樂天朝雲未嫁
御藍記後魏

有姬善舞名春草朝雲未嫁御藍記後魏
 曰朝雲善吹篪能為隴上聲羌叛王令朝雲假為貧
 女吹篪而乞羌聞之皆流涕相等而降素人誦曰快
 馬健兒不如遇蕭郎於楊柳陰中唐宋遺史岑郊有
 老姬吹篪不如遇蕭郎於楊柳陰中唐宋遺史岑郊有
 郊嘗私之既貧常婢于連帥于頔家郊思慕無已其
 婢因寒食來崔家值郊立千柳陰馬上泣崔贈詩

日公子王孫逐後塵
蘇武並淚濕羅巾
侯門一入深如海
從此蕭郎是路人
有妓郊者寫詩於頓
塵公觀詩召崔以
給阿堵於櫻桃影下
三水小遺湖南觀察

美容止善辭令巧媚才
蕙李四子皆年少狂俠
欲丞却要而不得嘗遇
清明節夜織月娟娟
庭花爛發却要取茵席

要遇長子於櫻桃花影
中乃持之求偶却要
茵席授之曰可於庭中
東南隅竚立候堂前
眠熟當至又於廊下
逢二郎調之給合於
東北隅相待遇三郎
給令於西南隅相待
遇四郎握手不可解
却要亦給令於西北
隅相待長子於廳角
中屏息以待見三弟
比於而各趨一隅心
雖訝之而不敢發少
頃却要密然炬疾向
廳事豁雙扉照之謂
四子曰阿堵雖曰卑

貧兒爭敢向這裏覓
宿處四子皆掩面而
走雖曰卑人柱平人
不可以爲主曾兼奴
價性至孝常自爲母

炊爨作食王敦以兩
婢餉之因取爲中郎
人戲曰試奴價倍婢
謂曰百里奚亦何必
輕於五殺之皮耶試

看擣練眉婢鳴榔姓
角奴或遣賣珠莊南
詩侍婢賣屋翻羹休
怒當朝會裝嚴已訖
使侍婢奉肉羹翻污

後漢書劉寬簡略夫
人欲試寬令恚向

當朝會裝嚴已訖使
侍婢奉肉羹翻污

當朝會裝嚴已訖使
侍婢奉肉羹翻污

當朝會裝嚴已訖使
侍婢奉肉羹翻污

當朝會裝嚴已訖使
侍婢奉肉羹翻污

當朝會裝嚴已訖使
侍婢奉肉羹翻污

當朝會裝嚴已訖使
侍婢奉肉羹翻污

當朝會裝嚴已訖使
侍婢奉肉羹翻污

當朝會裝嚴已訖使
侍婢奉肉羹翻污

當朝會裝嚴已訖使
侍婢奉肉羹翻污

當朝會裝嚴已訖使
侍婢奉肉羹翻污

當朝會裝嚴已訖使
侍婢奉肉羹翻污

當朝會裝嚴已訖使
侍婢奉肉羹翻污

朝衣寬神色不異乃覆酒堪疑列女傳周大夫妻淫

徐言曰羹爛汝手毒藥使媵婢進之婢私曰進之則殺主父告之則殺

主母困僵覆酒主父怒而笞之妻恐婢言之因他過

欲殺婢婢就杖將死而不言主父弟聞之直以幸免

告主父放其妻將納婢辭以自殺乃厚幣嫁之幸免

泥中之辱世說鄭康成家奴婢皆讀書康成嘗使一

問曰胡為乎泥中答曰敢吟團扇之詞詩話晉中書

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婢謝芳姿情好甚篤嫂鞭撻過苦婢素善歌而珉好

持白團扇芳姿製白團扇歌以贈珉云團扇復團扇

許持自障面憔悴無莫學夫人舉止翰墨志羊欣書

復理羞與郎相見人雖處其位而舉會唾洛下吟詩晉書顧愷之為吟

止羞避終不似真或請其作洛生詠答未妨丸藥谷璧陳壽居喪使婢

日何至作老婢聲累數兼令持衣晉書石崇以奢豪矜物厠上常有十

年數兼令持衣餘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沉香

汁有如燭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王敦

脫故著新意色無怍詳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郭

璞之投符可哂晉書郭璞愛主人婢無由得乃取小

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瑛為卦瑛曰

則此妖可除主人從之瑛乃陰使人賤買此婢阮咸

復為符投井中赤衣人皆反縛自投井主人悅

之累騎偏癡見雜親篇騎驢若乃貴執香爐通典漢

入直給侍史二人賤操箕帚東軒筆錄江南有縣令

執香爐護衣服鍾離君與鄰縣許令結

婚鍾離買婢從嫁一日其婢執箕帚至堂前執視泣

曰幼時我父曾於此穴地為廷簡導我戲劇鍾離曰

汝父何人婢曰我父前令也身死家破流落民間令

詢得實以書抵許令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憐而悲

之義不可久辱當較吾女嫁資先為求婚更俟一年

別為吾女營辦奩篋以歸君子可乎答曰遣伯玉恥

獨為君子願以前令女配吾子君別求良赤脚何嫌

媒以嫁君女於是以前令之女歸許氏

見奴賊莫脅肩真醜飛燕外傳帝曰豐若有餘柔若

責髡奴注無骨遷延謙畏若遠若近禮義

人也寧與汝曹如願虛言搜神記如願者崑崙不朽

莫

卷之六

一

皆謂李太后本織坊婢也形長而色黑宮人誦賦能

乎見姬妾篇解煎茶解否白居易詩棹遺禿頭奴

損犀簾雲仙散錄閩州參軍黃涉有婢日笑休憐綺

袖蔡邕青衣賦綺袖鴛鴦之瓦常空鸚鵡之籠欲透

劉禹錫詩失婢詩把鏡朝猶在添香夜不歸鴛鴦拂

瓦去鸚鵡透籠飛不逐張公子即隨劉武威新知正

相樂從此

脫青衣